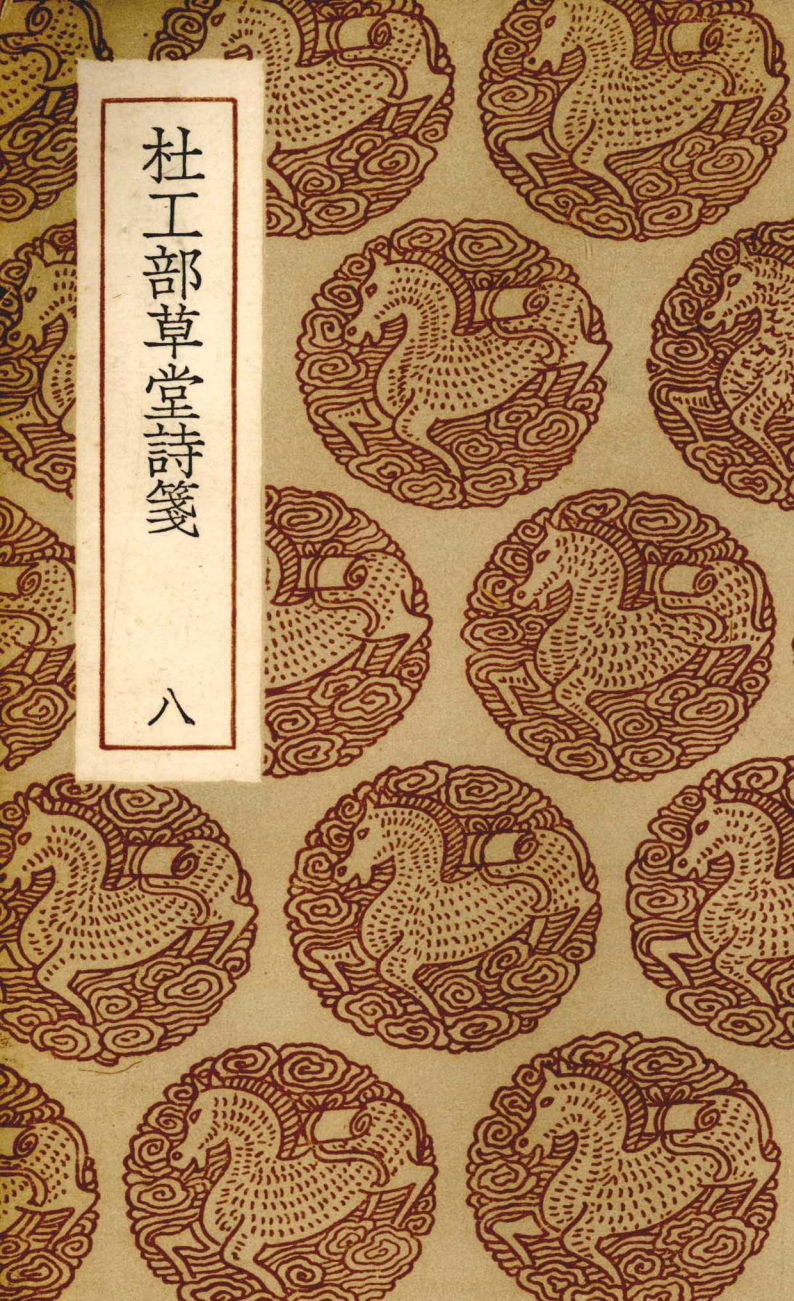


杜工部草堂詩箋

八





卷之四



箋詩堂草部工杜

(八)

次編書魯
箋會弼夢蔡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一

廣德二年自梓再往閬中

登樓

此開代宗車駕還長安而作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

地

一作春水心天地言錦江春色鮮妍自天地開闢以來有之非獨今也玄中記天下之大者水焉浮天載地

玉壘浮

雲變古今

蜀有玉壘銅梁二山縱使玉壘為古今英雄割據百千萬變如浮雲終亦歸中原之總統也左太冲賦夫蜀都

北夢弼謂此黜調吐蕃寇成都然不能為朝廷之害也故有下句

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此聯又謂今朝廷如北極之尊終不改移爾西

山吐蕃之寇無用相侵也或謂可憐後王還祠朝日暮聊為

梁甫吟

昔諸葛亮佐先主圖收復功未就而亮卒及後主即位祠祭亮廟嘆無人以為之助亮未達時常耕于隴西作梁甫

吟故甫因吐蕃之亂傷朝廷无諸葛之才也。嘗言又引資治通鑑

廣德元年十二月丁亥車駕發夔州左丞顏真卿請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事豈堪相公再壞邪梁甫吟末句罪晏子公意在元載乎今併錄之

遣憤

聞道花門將

謂回紇也

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

謂長安也

誰復

總戎機

戎一作兵木蘭詩方里赴戎機

蜂蠆終懷毒

左氏傳君无謂狝小蜂蠆有毒况國乎

雷

霆可震威

吐蕃回紇入寇永泰元年又

以吐蕃回紇党項入隴泉郭子儀詭回紇使擊吐蕃此詩當謂是邪夢弼謂時祿山乱回紇以兵助帝討史朝義恐其恃功驕暴雜制故欲帝早加以威震之无使彼再效祿山之陷京闕也賈山傳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震之以威豈有不摧折者乎

漢臣衣

漢書禁罕非刑人鞭血之地鞭血地乃指禁中也春秋傳鞭之見血任助書鞭血四海流離无所

莫令鞭血地再濕

釋悶

廣德元年吐蕃復陷京師二年春已聞車駕復還長安而作也

四海十年不解兵

感京

咸謂咸陽即西京也言祿山連結吐蕃復陷京師也

失道非關出襄野

喻代宗辭亂出奔迷

道也莊子徐无鬼篇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騶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替後軍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

童道遇牧馬

童道遇金焉

揭鞭勿忽是過湖城

言代宗幸陝所經之地也世說晉王敦率兵內向明帝騎巴童

童道遇金焉

馬齋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書慶日饒其城忽然驚覓曰營中有黃鬚鮮卑奴未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矣金陵地名有湖陰按前漢志京西有湖縣故曰湖武帝建元元年更名黃帝鼎湖所在

火照夜屍縱橫
烽燧傳報殺戮之多也烽燧廣雅曰札零龍也光武紀修烽燧注引前書音義曰力方備警急

作高土臺臺上作桔臯桔臯頭有札零以新草置其中常低之有燭即燃火率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冠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書則燔燧夜則率烽唐六典唐鎮戍烽燧所至大率相去二十里其邊

者築城以置之其故煙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每月初夜率一炬謂之平

天子亦應厭奔走
車駕雖歸長安而當時亦有乞饒安火也

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
譏聚斂聞道變孽能

全生
能一作今變孽程元振也時元振用事致令吐蕃入寇公詩謂未聞元振之死蓋罪代宗不能正典刑以戮之按代宗幸陝削

奪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私入京師圖不軌事長流濠州
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

塵清
老翁甫自謂也傷于戈未益也

青絲

青絲白馬誰家子
疑指南山群盜也及之資公通鑑唐德二年吐蕃入長安也諸軍亡卒及御曲無賴子穿

相聚為盜吐蕃既去猶竄伏南山子午等五合所在為患丁巳以太
子寘客薛景仙為南山五合防禦使以討之是也按南史侯景傳先
是大同中童謡歌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過陽之賊求錦朝廷
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為袍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為響欲以應誠

豪且逐風塵起或謂祿山之反不逞之徒皆乘此為亂說者又謂宜懷恩之反有從亂者乎風塵喻亂離也

不聞漢主放妃嬪託漢以言唐肅宗誅楊貴妃斥宮人也按乾元元年出宮女三千人近靜潼

關掃蜂蟻此公戒約虜蠻豪子之辭也謂哥舒翰守潼關為賊所破後陷兩京肅宗鳩義兵收復兩京如掃蜂蟻也

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齏粉期此告之以必破亡之證也然殿前兵馬乃

神策軍天子親征群盜空風而敗恐碎若齏粉也莊子列禦寇篇子為齏粉夫乎未如面縛歸金闕如

作知左傳詩子面縛銜壁萬一皇恩下玉墀此又教之以未如前期悔過皆縛歸降京師矣幾皇恩尚有赦宥之理也時賊黨來降者帝復授以節鎮河北之

患自此而起終唐之世藩鎮跋扈者皆由此始也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一作閬州王使君江亭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斷一作短愁從舞袖

長二天開寵餞開一作悲二天美王閬州蕭遂州能相容庇也後宋刺史蘇章字孺文仕冀州刺史故人為清

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姦乃請太守為王酒殺陳五馬爛光輝
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二天我獨有一天
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餘見前注
千里湖風煙望似俱宜下鳳凰此美二公為郡之治効也賈誼弔
接川路恨成造屈原賦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
而下之黃霸傳霸為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或謂昔蕭
史王子喬皆神仙人也蕭與秦女乘鳳而去喬亦乘白鶴而飛此皆
美二公之不凡也

滕王亭子

亭在玉臺觀內滕王高宗調露中任閩州刺史
一作閩州玉臺觀滕王亭子作滕王會典
此州按滕王元嬰乃高祖之子也閩
州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碑也

君王臺榭枕巴山

枕之任切粵自漢魏以來有封國者得臣其
吏民故林君王也亦雅釋宮四方而高曰臺

無室萬丈丹梯尚可攀

言其亭之高也謝玄暉故亭
詩要欲追奇趣即此凌丹梯

鷓鴣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

葛洪神仙傳淮南王丹成
上昇雞犬其鼎亦同仙

去故雞鳴天上犬吠雲間也劉向列仙傳邗子者蜀人好放犬犬走
入山穴邗子隨八十餘宿行度數百里有宮殿官府青松森然仙吏
侍衛甚嚴得符藥而歸成都述異記洛陽山
有麻姑仙俗說山上則有金雞鳴玉犬吠

清江碧石傷心麗

碧一作錦嫩蕊濃花滿目班此照成乎物而傷其人之亡也人至于今歌出牧

來遊此地不知還

玉臺觀觀諦視也觀在高處其中自有臺號玉臺乃睪王與閔州所造也

中天積翠玉臺遙列子周穆王築臺號中天之臺頭延年應詔詩神行將浮景交映溢中天攢素既森竊積

翠亦莢羊上帝高居絳節朝以臺之高而在道觀故直指為上帝之高居而群仙絳節之所朝也遂

有馮夷來擊鼓山海經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周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于陽紆

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焉冰夷无夷即冰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抱朴子釋鬼為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清冷傳

馮夷弘農華陰僮鄉隈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荒象河翁問伯姓呂名公子馮夷即河伯也夫人張華博物志昔夏禹觀河見

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得道成仙化始知羸女善為河伯道豈同哉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

吹簫秦本紀大費佐舜是為伯翳賜姓嬴氏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女弄玉之夫教弄玉吹簫依鳳凰鳴數年吹似鳳凰

声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凰臺夫妻止其上江光隱見龜鼉窟石勢參

差鳥鵲橋淮南子鳥鵲填河成橋以渡織女更肯紅顏生羽翼謂飛仙也便應

黃髮老漁樵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

石林燕夢得曰此驗若不用猶自兩字則其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勝王也此皆公妙至到人力不可及也鳥雀荒

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吹尺千騎把霓旌梁孝王傳得賜

天子旌旗千乘萬騎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浩劫謂無窮不朽之功也玉臺浩劫之觀乃滕王於高宗不調露中為淇州刺史日所造也度人經云推昔

元始浩劫之家按集有道林二寺詩云塔劫宮墻壯麗敵又李益詩浩劫碎雲衛是也或曰塔之一級二級為一劫二劫平臺

訪古遊室為樓道自宮運屬於平臺三十餘里絲雲蕭史

駐以比蕭史之鳳臺也江文通雜體詩猶文字魯宮留以魯共

王也以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亦在焉昔魯共王餘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經傳宮闕通羣

帝

言臺觀之高可以上通天帝也度人經有三十三天三十三帝山海經大荒之中有黃木赤枝群帝取藥呂氏春秋伊尹曰常

山之北較淵之上乾坤到十洲 以臺差在首觀中於天地之間由此有界焉羣帝取食

洲記漢武帝既見西王母言說八方巨海之中祖洲瀛洲元洲交洲長洲充洲鳳麟洲聚屋洲流洲生洲十洲始知方朔非世俗人是以

延之曲空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焉又見王子年仙傳拾遺人傳有望鶴時過北山頭

列仙傳王子喬者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道人浮亡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

頂望之不得到幸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

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

舟楫欹斜疾

疾一作甚

魚龍偃卧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

古詩穆之清風至吹我羅衣裾

青袍似春草脩雲從風舒

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見一作是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
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此齊陽松玠談數沈隱侯詩 野棠開未落，山櫻欲燃。

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甫以避難奔走入蜀故云竄身。劉公幹贈五官詩：余因沉痾疾，竄身清漳濱。 同病得

韋郎。韋亦避難者，故言同病。吳越春秋：子胥曰：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天下干戈滿

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一作春鬢色俱蒼 為

問南溪竹。竹一作筍。南溪即浣花溪之南也。 抽梢合過牆。公自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浣花里。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殊方謂劍南故人指嚴武也。 重鎮還須濟世才。重直

廣韻：厚也。按唐書：武仕黃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 常怪偏裨終日待。謂諸

將校也。 不知旌節隔年迴。旌節謂導引之麾幢也。 欲辭巴徼啼鶯合

啼鶯合謂春正懷也。 遠下荆門去鷁催。去鷁謂督行船也。鷁水鳥也。今貴人船前畫作青雀以驚水怪，是

也方言曰嶠者謂之閣間注云今江東船頭屋謂之飛閣甫去武有
 世劫大武為成都尹甫依之及武入朝甫之巴峽今甫聞武再鎮蜀故
 欲辟蜀之巴峽下楚
 之荆門以迎武也
身老時危思會面
古詩道路阻且長面會安可知
一生

襟抱向誰開
襟一作懷言無知己者也

奉待高常侍
待一作寄一作寄高三十五大夫。高適代崔光遠為西川節度使以亡松維

保三州及雪山新築二城召還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
汶水在鄆州中都縣甫去適相別於汶上已多年矣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

在濟南魯北蜀亦有汶川出西山有汶水縣子按魯之汶今在鄆州以閔子騫有吾必在汶上之語非蜀之汶川也
飛騰無

那故人何
那乃个切故人謂適也初甫與適皆拜拾遺其後適官至散騎常侍則其飛英聲騰茂實甫無以及之也

揔戎楚蜀應全未
揔戎乃大將之權適先除揚州大都督淮南節度使廣德二年乃口還以李輔國之毀出焉

於楚蜀二州刺史蓋言雖揔戎
方駕曹劉不啻過
謂齊驅也論其駕或作價方駕

文章蓋過於曹植劉楨遠矣
今日朝廷須汲黯
言適之居朝其直可比汲黯也汲黯傳數以直諫上怒黯曰天

子置公卿輔弼之臣盜今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亦辱朝廷何
中原將帥憶廉頗

言適之為將其賢有如廉頗也馮唐傳文帝輦過郎署問唐曰吾尚
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牧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
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牧尚不如廉頗之為將也
上聞之拊髀曰嗟乎吾得廉頗李牧之為將豈憂匈奴哉
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時適在成都起發赴召去甫相別也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

將赴朝廷一作寄梓州張使君

淮海維揚一俊人章彝乃揚州人也書禹貢淮海維揚州鶡冠子德万人者謂俊金章紫綬

照青春青春美章彝之少年也前漢百官公卿表相國太尉皆秦官金印紫綬顏師古音義引漢儀云銀印比青龜紐其文曰

章謂刻曰其官之章也右漢輿服志公侯將軍紫綬二采指麾能事迴天地時段子璋反東川章彝指麾討

平之美其破敵之勢力能事雖天地之大亦可以挽回也美其治軍之威嚴雖鬼神之幽訓練強兵動鬼神

亦可以震動也湘西不得歸關羽關羽字雲長言羽在湘西而不得歸暗言非若章彝留守東川而得歸也

蜀先主收江南諸郡以羽為襄陽太守盪寇河內猶宜借寇恂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幸益州拜羽董荊州事

美章彝之善守東川如寇恂之不得去河內也恂字子翼光武收河內拜恂為太守移潁川盜賊群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

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欲從
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
朝覲從容問幽側宋書恩幸傳論曰明揚幽

春遠

蕭蕭花絮晚 菲菲紅素輕兩句通義紅言花也素言絮也 日長唯鳥雀

春遠獨柴荆言无在末之人故獨柴荆而已 數有關中亂數色角切類也 何曾劔

外清故鄉歸不得鄉一作閑 地入亞夫營此指言長安屯兵乃公之故鄉而為軍營矣借

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云文帝自勞軍至其營長揖不拜營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

春寒

霧隱平郊樹尔雅釋地邑外謂之郊 風含廣岸波 沉沉春色靜 慘

慘暮雲多 戍鼓猶長擊言吐蕃之亂至今春尚防戍也 林鷲鴛遂不敵 忽

思高宴會古詩今日良宴會 朱袖拂雲和謂樂舞也周禮春官大司樂奏雲和之琴瑟於園丘

注云和地名以其產良材而中為琴瑟也

雙燕鳥

旅食驚雙燕鳥

一作双飛

啣泥入北堂

古詩思為双飛燕啣泥巢君堂

應同避

燥濕

左氏襄十七年傳子罕曰吾脩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風雨

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

際來時道路長

梁吳筠詩問余未何遲山川幾紆直

今秋天地在吾亦離

殊方

離力智功此甫託物以見已意也言當救而身於天地之間存在亦如燕舍此而去也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

百舌禽名江東人謂之信鳥逢春而鳴易緯通卦驗百舌者反舌也能

反覆其舌隨

百鳥之音朝野發載百舌春轉夏止唯食此則

知音

兼眾語整翮豈多身花密藏難見

梁蕭子暉反舌賦春霖霏而花密

枝高

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

周書時訓曰三種之日蟻蟻生又五日鶉始鳴又五

日反舌无声是謂陰息反舌有声佞人在側

喜雨

春旱天地昏

春旱一作早春 謂煙塵四起也

日色赤如血

謂旱之甚也昔晉惠帝光熙元年五月

月壬辰是日日光四散 赤如血甲午又如之

農事都已休

已一作未 兵戈况騷屑

騷屑不安貌時

求王莽在漢中且越之 間盜賊因之而起也

巴人困軍須

謂苦於餽餽也寰宇記閬中春秋之巴國也有渝水焉

慟哭厚土熱

謂怨氣上感農月為之大旱也

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

謂洗

也 穀根少蘇息

沴氣終不滅

沴音及陰陽錯謬之妖氣也 何由見登歲

國語晉无盜歲

解我憂思結崢嶸

群巽

羣山雲作東交會未斷絕

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

甫自注時聞浙右多盜賊也按甫意欲鞭驅雷車滂沱而雨一洗吳越之

亂且越乎則人獲安居 天時自得何憂旱乾哉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

籍甚黃丞相

以黃霸美李使君也前漢陸賈游漢庭名籍甚孟康注曰籍甚盛也

能名自穎

川

黃霸傳霸字次公宣帝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為穎川太守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石

焉丞相古鴈門太守行臨部居職不敢行私治有能名遠近所聞

近看除刺史還喜得吾賢

馬何時到東方朔外傳郡守駟馬駕雙魚會皇傳渴李使君

到任早寄書達甫也古梁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老思筇竹杖冬要錦

衾眠甫從李使君求此二物也筇竹錦不作臨歧恨唯聽舉

最先聽讀平声京房傳化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醒蘇

遇害陳公殞唐右遺陳子昂嘗為縣令于今蜀道憐君行

射洪縣射洪唐劍為我一潸然潸師蒺切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甫客居天邊曹兵

益不悲隴右河源不種田通鑑廣德元年吐蕃陷隴右而河源

雍州之域自隴而西尺其地也雍州自岐隴已北為胡騎羌兵入

巴蜀是年十二月吐蕃又陷松維保三州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

巴字巴本國后為洪濤滔天風拔木前天下兵革不寧前飛

秃鶯後鴻鵠

鴻一作黃鶯音秋水鳥也謂巴蜀驪動爰因羽翰之便以附書帛鄉也

九度附書

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自廣德二年逆數至天寶十四年凡十年矣淮南說林訓親莫親於

骨肉筋族之屬連也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

婦女一作婦人右漢威帝時童謠曰小麥

青青大麥私誰當穫者婦去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夢彌謂凡此句每函問答之詞用之是詩意原於此

東至雋壁西

梁洋

西一作北雋壁梁洋四川屬山南西道

問誰腰鎌胡與羌

時吐蕃占回紇入寇四州之民

皆奔山谷腰鎌獲麥惟羌與胡而已鮑照東武吟腰鎌刈葵藿倚杖收雞豚

豈無蜀兵三千人部

領辛苦江山長

部西作簿時杜鴻漸以蜀兵三千遇賊衝突江山險澁士卒至有介胃生虫而不得休息者矣

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

烏孫公主歌願為黃鵠歸故鄉莊子乘

彼白雲至干帝鄉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汨汨避羣盜

汨古忽切唐韻汨沒也

悠悠經十年

自天寶十四年至廣德二年凡十年

也 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

甫初欲自閬中而之荆楚今聞嚴武再至成都故南下之計不

成而復歸西川也

物役水虛照

言身為物所役水亦虛徒相照而不得優遊而觀賞之也

魂傷山

寂然我生無倚著

著直 盡室畏途邊

尺室謂全家也畏途者言道路盜賊險阻

也左氏傳尺室以行莊子達生篇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長林偃風色

廻復意猶迷

廻一作往 衫裏翠微潤

裏音邑言山中翠微

之氣潤曼衣服也尔雅釋山山未及上曰翠微

馬銜青草嘶棧懸斜遊石

棧閣道也遊一

作 橋斷却尋溪何日干戈盡

謂吐蕃之亂也 飄飄媿老妻

行色遙隱見

見形旬切言山有高下林木有蔽虧其行李物色或見或隱也莊子隘路篇車馬有行色云

煙時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魘魅

中山

之人以其有魘魅而轉石驚之

杼弓落狃麗

杼披耕切彈也狃余救切麗訛胡切異物志狃猿類露鼻尾長四五

尺樹上居雨則以尾塞其鼻建安臨淮皆有之麗大如猿肉翼若蝙蝠其飛善以高集下食火煙聲如人號一夕飛生飛生子故也東吳

諸郡有之 眞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

閬州別房太尉墓

閬州太守房瑄字次律河南人常與嚴武等交結唐書在路遇

上元元年為涪州刺史寶應二年拜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廣德六年卒於閬州僧舍年六十七也按唐書上皇入蜀瑄建議請分諸王鎮天下其右賀蘭進明以此讒之肅宗瑄坐是卒廢不葬以陳陶之敗也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曰物望傾心又向渠破磨傾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附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圖博李多聞嘗謂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未令唐書不載此語惜哉不為圖白之也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

言淚多而濕之也

低空

有斷雲對暮陪謝傳

甫自言昔嘗對房太尉圍碁如陪謝安也晉謝安字安石薨贈大傳初符堅

入寇諸將退敗堅次于淮肥加安征討大都督姪謝玄入問計安石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於床上了把劍覓徐君
把劍甫以季札自比將欲出之於無喜色甚若如故
子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季子有上國之使而未獻也其心計之致使於晉反則徐君以死於是以前帶徐君墓樹
唯見林花落淚寫啼送客聞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此詩廣德二年春作嚴武先鎮蜀南依之武趨朝蜀亂甫遂去之梓閣公聞武再鎮蜀故欲復歸草堂也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

真一作直昔文翁為蜀郡太守故以

比嚴武也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首義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至郡

合符之合乃聽受之竹使符以竹長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符者左留京師右以與之東觀漢記岸賓上議二千石皆以選出刻

符典但使閭閻還揖讓此南喜復歸得與鄰里相愛也敢論松竹久荒

蕪此甫不敢以私己之園林久廢不治為念也

魚知丙穴由來美

由舊作猶後漢郡國志漢中郡沔陽

縣西有丙穴灘道元水經丙穴出嘉魚常以二月出十月入水泉縣注魚自穴下還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寰宇記興州順政縣東南

七十里有大丙山小丙山其山北有穴方圓二丈餘其穴有水潛流土人相傳名丙穴周地圖云其穴向丙因以為名沮水經穴間而過

或謂之大丙水每春三月時則有魚長八九寸或二三日連綿從穴出相傳為嘉魚出丙水也酉陽雜俎丙穴魚食乳水食之甚溫神農

本草亦云嘉魚味甘食之令人肥健悅澤

酒憶野筒不用沽

野筒此乳穴中小魚常食乳水所以益人也野筒之酒而甫不須沽也成切一作筆甫思嚴武先待我之厚醉我以野筒之酒而甫不須沽也成都記野筒因水得名居人以筒釀酒蜀王杜宇所都華陽風俗

錄郫人劉竹之大者傾春釀於筒開以羈絲苞以焦粟信宿香達於竹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郫筒夢弼謂此說非也郫筒乃酒器也郫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郫筒故李商隱詩去錦石為基子郫筒當酒壺是也

武昔嘗過余之草堂也餘見前注

幾迴書札待潛夫

潛夫甫自比也

處處青江帶白蘋

爾雅釋草萍之太者曰蘋

故園猶得見殘春

故園指成

都草堂也

雪山斥候無兵馬

謂西山之亂靖也

錦里逢迎有主

人謂嚴武再鎮成都也戰國策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

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

鵝鴨惱比隣

比頻脂切近也甫於武有故舊之好而習池未覺能如此則用之厚德與夫慎重可見矣

風流盡况復荊州賞更新

武每訪草堂酣飲賦詠故甫自比之習此荊州則以比武之來宴賞

復無窮也按晉山簡鎮襄陽諸習氏者荆土豪族有佳園此間每出多戲於此上輒醉而歸名之曰高陽池

竹寒沙碧浣花溪

梁益記溪水出渝江居人多造綠牋故號浣花公之別館後爲崔盛宅捨爲寺今尚存焉

菱刺藤梢咫尺迷

菱一作橘甫離草堂之久宜其荒蕪矣

過客徑須愁出入

居人不自解東西

解佳買切曉也書籤藥裹封蛛網

廉切 野店山橋送馬蹄言橋與店空送馬蹄於道中往來而已孟甫不在草堂故也 肯藉

荒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判並官切後漢周澤傳澤為太常清寒循行盡敬宗

廟常則病交會且妻關問所苦澤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年二百六十日二百五十九日各一

日不齋醉如泥余按神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促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然

常苦少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

尺新松甫拍手植四松也按集有惡竹應須斬萬竿甫歸故林四松詩云霜骨不甚長是也

斫之護其新美者按集有詩曰今晨去千竿又曰步樂萬竹疎是也 生理祇憑黃閣老甫言生計皆仰于嚴

武也國史補兩省相呼為閣老 衰顏欲付紫金丹丹陽抱陽山入大藥證煉粉為鈇化石為孽自然伏火去

鈇取丹更入華池還源反色用入神室更食火六十日成紫金火丹若人服食化腸為筋變髓疑骨自然不死 三年奔走

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古詩有行路難篇

錦官城西生事微官或作里王荆公作錦官生事城西微甫言簿有常產也 烏皮几在

還思歸謂以烏皮為几也謝眺詠烏皮隱几詩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 昔去為

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恐經亂離而人物變易也側身天地更

懷古廻首風塵甘息機甫言賦奔走也共說總戎雲鳥陣我

謂嚴武為元帥也太公六韜曰既以被山而處以為雲鳥之陣陰陽皆備又曰以車騎分為雲鳥之陣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飛變化無窮者不妨遊子芟荷衣遊子甫自謂也甫欲參軍謀不妨吾也

製芟荷以為衣方集芙蓉以為裳

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

君次日議諸昆季

馬首見鹽亭地理志鹽亭縣梓州左高山擁縣青雲漢花淡淡

一作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名士美嚴氏也以引下句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也載其英體

嚴家聚德星德星復以比嚴氏也異於陳寔字仲弓荀

若相如儻若君平王褒瞻瞻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

淑字季和仲弓與諸子姪造季和父子討論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或云嚴氏見唐書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本養家子以財役閭里至德乾元中數以此資助邊長歌意無極好得為州長史嚴武知其才署押衙未知或是否

為老夫聽為于

倚杖益亭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

狎鷗輕白浪浪一作日謂可狎之鷗薄冰乎白日之中不知光景之可重也列子黃帝備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

從鷗鳥遊每旦之海上歸鴈喜青天鴈一作鳥物色兼生意凄涼憶去

年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

房瑄相肅宗以事責官右為漢州刺史西池乃瑄所鑿也寶應二年瑄自漢州刺史召拜刑部尚書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

舊相言房瑄也指言於恩追未行之間則數數遊此湖此追道其實也又言闕庭未到之間且於此遊湖而當承恩命時則舟楫為有光輝

政化尊絲熟政是義切尊音純大凡者尊須用益政以物性最相宜也世說王武子前有羊酪問陸機吳中何以

敵此機曰千里蓴菜未下益政千里乃湖名也本草蓴生水中華似

尊至冬短為猪薄亦名龜薄刀鳴繪縷飛潘安仁西征賦饗人切縷寫刀若飛使君雙卓蓋

漢制二千石卓蓋朱兩楯灘淺正相依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羣池或作亭見前篇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

上應廻首公以自與也晉荀勗罷中書令為尚書人賀之乃曰奪我鳳凰池何賀我耶為報籠隨王

右軍王羲之字逸少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性愛鵝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馬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

當李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王羲之守永嘉五馬常相隨騷人為之吟曰旌旆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人愛使君好換鵝非俗書凡軍札將軍伏錢闔外晉左右列戍以將軍守之如唐之觀察節度也

答楊梓州

悶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東州梓州路也却向青

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遊揚梓州之先人昔嘗守梓州鑿池一百頃引水為農田之

利在梓州青溪之西号为揚公池今乃子又守此州故甫有應載阿戎遊之句以美之按晉阮籍謂王渾曰去卿語不若去阿戎談戎乃

子譚之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佛書有曰問世尊安穩否從來不奉一行書行

即因知貧病人須弃能使韋郎跡也此公誠之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樊作男兒一生无成頭皓白牙齒

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天玉九載明皇納外士之議以明年朝獻太清宮餐

應及郊甫乃獻三大禮賦以預言其事帝奇之長安志大明宮龍朔二年大加恩賞曰蓬萊宮咸亨三年曰含光宮長安元年復曰大明

宮自怪一日聲輝赫輝王作炬集賢學士如堵墻禮射義孔子射於矍

相之圃觀者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也按新唐書韋甫獻三賦帝奇之使待

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筆又按開元十三年改集賢殿為集賢殿麗正殿書院為集賢殿書院內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

士往時文彩動人主人主謂明皇也此日飢寒趨路傍命論高勢動人主

至德二載甫受左拾遺及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不宜廢肅宗怒出
蜀卜居 晚將未契託年少年少指嚴武也甫去武父嚴挺之

成都 焉故也按陸士衡嘆逝賦託唐書甫嘗當面輸心背面笑輸一作論按

未契於右生念將老而為客子武外若不在中街之一日欲殺甫

登武床瞻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子武母奔救得止武去甫由是

集吏於門武將出冠挂于簾上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武去甫由是
有隙故甫譏其不以裁相待而有是作也或者又謂唐史氏承范處
雲溪友議之誤以公詩考之武求鎮蜀甫再依武相歡洽無恨恨意
史氏當失之也 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二

春末再至成都所作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

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卦蒙家家迎薊子薊子訓有神異

薊子壺公皆神仙人以此司馬也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其迫逐

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處處識壺公方術傳費長

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徑跳入壺中長嘯峨

峩峨北潛行玉壘東峨嶺玉壘二山皆在蜀潛行謂晦迹也有時騎猛虎虛

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此聯已下望雲

悲輒軻輒音坎或作坎軻音可或從土皆不得志也七諫篇然輒軻而留連畢景羨冲融

冲融言司馬養和氣如陽春也喪亂形仍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

口倚劒短亭中

此聯言屯戍之兵以防寇盜者也

永作殊方客殘生

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

此乞憐於司馬也莊子逍遙游篇列

子取風而行冷然善也

春歸

此言歸當春時非謂春色之歸也

苔逕臨江竹茅簷覆地花

覆讀去聲甫避楊子琳之亂適東川冠平復以春時歸草

堂喜見其當逕之竹臨江而茂倚簷之花覆地而榮也

別來頻甲子倏忽又春華

倏音叔倏忽心犬疾走也甲子記時節也謂之頻則歷時之已久及歸到草堂驚其景物之變倏忽又春華也按集有云甲子西

南異甲子混泥塗皆言其歷時之多也

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

水靜輕燕受風斜世路雖多梗

梗古杏切吾生亦有涯

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

此身醒復醉

此身一且應

乘興即為家

歸來

此篇叙其父往東川而歸也

客裏有所過一作適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秩

壁魚乾謝玄暉詩陵間尋我屋散秩問所知住秩書衣也壁魚本草謂之白魚爾雅謂之鱒白魚鱒音譚又音尋

郭璞注衣書中蟲一名蚰魚段成式酉陽雜俎補闕張周見壁上瓜子化為白魚固知列子朽瓜為魚之言不妄今人呼為壁魚是也

洗杓開新醞低頭拭小盤一作低頭憑誰給麪

麪甫欲得麪麪以造酒也細酌老江干干涯也庾信詩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

草堂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

虞嚴武鎮成都卒於永泰元年夏四月朝廷有詔崔光遠代之未幾朝廷復詔光遠還朝聽薦人自代光遠遂表郭英又崔

旰光遠之族弟素與英又不平遂舉兵攻殺之亂成都者崔旰也而云蠻夷者蓋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則夷狄之崔旰以

臣叛君無君臣上下之分非夷狄而何南築草堂於浣花里因避成都之亂遂去之東川亂定復歸成都無虞乃無憂也

陳初亂時甫請歷陳初反覆乃須臾一作斯須大將赴朝

廷謂崔光遠也羣小起異圖謂崔旰之徒也中宵斬白馬盟歎氣

已鹿麕山洽切後漢隗囂傳牽馬劍刀奉盤錯鏡遂割牲而盟注引前書匈奴傳漢遣鄭昌等与單于及大臣俱登

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歎血以飲酒又母仁儉与文欽同反入壽春城為壇於城西歎血解兵為盟又云文欽驍果

猛西取邛南兵北斷劔閣隅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即古

劔閣布衣十數人亦擁專城居朱云即揚子琳栢正節道也

正節為印州刺史其勢不兩大左氏傳物莫能兩大前漢事不兩宜又兩大不相事始聞

蕃漢殊兩卒却倒戈一作兩卒倒干賊臣互相誅

昔漢高刑白馬與羣臣盟今旰乘光遠入朝欲殺英又中夜斬

白馬歎血盟善遂與兵攻英又西取邛南之兵以收揚子琳

相正節北則斷劔閣以自守旰署其黨羽十人為刺史欲相連

結奈何勢不兩大入見利則爭安能屈已相專是以肺腑各

異如蕃漢之不相入終也焉知肘腋禍戰國策趙報魏賊智伯禍起肘腋自

及鼻鏡徒鼻鳥食母破鏡食父喻賊臣不知君臣之分肘腋言禍起於左右也

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龜而虎眼漢五月五日作鼻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也

嚴經如士梟等附魏為兒及破鏡鳥以毒樹果抱成其子父母皆遭其食漢書志以為為歎擗嚴經以為鳥義士皆

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唐諱民改作人左氏昭公元年傳劉定

誰適萬人欲為魚公夔禹之功曰吾其魚乎光武紀故趙

縲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阿東但決水權之可使為魚唱和作威福供範臣有作福

凶于孰能辨無辜方崔所之攻子琳正節二子復卒兵討

無紀綱正謂一國三公莫知所適從一唱眼前列柵械列

引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賤血滿長衢作流

釋名四達謂之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鬼妾一作人妾已殺其主矣則妾謂之思妾馬

可謂之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為鬼妻也色悲充爾娛

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吁嘆聲也前列柵械後吹笙

有法令在自相殺賤子且奔走謂也三年望東吳

地理志吳地斗之分野蘇州為吳泰伯之墟泰伯卒仲雍亦傳國至曾孫武王克商因而宗之也弧矢暗江

海難為遊五湖

周禮職方氏揚州之侵曰五湖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是也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雷澤一名太湖一名王湖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為名震翻云太湖有五道別謂

之五湖東道長洲松江水南道烏程雲溪水西道義興荆溪水北道晉陵隔湖水東南道嘉興非溪水余以國語考之吳越戰

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中戰耳當以吳錄之言為是也

不忍竟舍此

舍與捨同 復來薤

榛蕪

薤它計切周禮薤氏鄭玄注薤薤也一云除章也故甫是也望東吳之地移居夔州蓋避蜀亂以迤邐下峽之

荆南復顧四海之內弧矢皆紛亂不敢泛遊五湖

又却歸成都受薤章堂之禿獠聊且駐居於此也

在

入門四松

甫昔於章堂植四松今歸猶在按集有詩云尚念四小松蔓足知甫眷著於

步柴萬竹疎

柴徒協切矮牆也按集有詩此松而不忘也

喜我歸低徊入衣裾

隣里喜我歸沽酒攜胡蘆

提榼壺劉伶酒德頌動則挈榼提壺 大官喜我來

喜一 遣騎問所須

城

郭喜我來

喜一 賓客隘村墟

此甫全用木蘭詩格 天下尚未盡

健兒勝腐儒

謂兵革之際武夫得志儒道不振也漢黥布傳上對衆折隨何曰爲天下安用腐儒哉

飄飄風塵際

王作飄飄

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

疣羽求切

贅之銳切疣贅無用之物甫傷時不已用也莊子駢拇篇附贅懸疣出乎形哉

骨髓幸未枯

昔者大夫

七十而致政甫年未老而不見用故有是句

飲啄媿殘生

莊子養生主篇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

不斲畜乎樊中

食薇不敢餘

薇薇菜也用言其貧食之薄也昔夷齊隱于首陽采薇而食之古詩食薇

不願餘

除草

去藜草也藜音落又徐炎切山蕪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

蠆丑賣切左氏傳蜂

蠆猶其多彌道周

言藜草弥滿生於脩遠險阻之道傍往來有觸之者其草之芒刺能螫人其毒

有甚於蜂之蠆也

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

鳥能待高秋

草喻小人道周喻居王之左右君子疾之如芒刺在眼求其所以去之之術春以喻賞秋

以喻罰鳥待高秋急於去小人者也

霜雪一露凝蕙葉亦難留

蘭蕙香草也以此君

子今憲章同為霜雪所殺喻政刑無辨善惡莫分也

荷鋤先童雉

荷胡可切日入仍討

求轉置水中中央豈無雙釣舟

先者謂以身率先之日暮以釣舟載而致之水中此

水化也周禮雍人掌殺草有水火之化是也

頑根易滋蔓

左氏傳光使滋蔓蔓難圖也

敢使

依舊亡

小人立黨以黨滋盛固不可近也

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

松竹有高操君子自守之象小人死去則君子道長而松竹得遂其生養之性也

艾美不可闕疾

惡信如讎

左氏隱公六年傳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艾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則善者信矣甫此篇大有含蓄詳玩之頗有味

四松

何贛書序閣步文翁房裏月閑尋杜甫宅前松謂此也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

人長曲禮離坐離立按集有草堂詩云入門四松在謂始移小松植於草堂不過高三尺避亂往東川凡經三載矣

今來歸已離立如人長又云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則知甫去草堂及歸時凡涉三歲矣會看根不拔

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疎柯亦昂藏所插小藩

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張直庚切撥比未切振撥觸撼貌得愧

千葉黃籬以護松旣破則松有觸撼而千葉黃也敢為故林主黎庶猶未康

甫傷兵乱尚不保其故居况吾敢為故林之主而欲保四松之無損者乎避賊今始歸春草滿

空堂覽物嘆衰謝及茲慰淒涼按集草堂詩云入門四松在是也清

風為我起灑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婆以一作為聊待偃

蓋張待一作將抱朴子有金陵偃蓋之松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生

無根蒂求欲長与松為伴偶理難定也有情且賦詩事迹可兩忘勿矜千

載後慘澹蟠穹蒼

乃若千載之後勢蟠穹蒼又非五岳之可知何於惜之有乎玉策記千歲松四邊

枝起上抄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比皆壽萬歲

水檻

蒼江多風颺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

郭璞遊仙詩高浪駕蓬萊

焉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

遊子甫自謂也

門戶無人持

謂持

守也古樂府隴西行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

高岸尚為谷

詩正月篇

何傷浮柱歆

扶持有勸誠

論語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恐貽識者嗤既

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

謂岸谷尚有交易於水檻何恨乎水檻駕于巨浪之上為水所

蕩浮柱歆側此以常理但顛危必用扶持也此甫含苦意思諷朝廷之材當顛危際莫有扶持者矣叔孫通養廊廟之材非一

木之

臨川視萬里何必攔檻為

此言王者當以天下為度一視同仁恩及無外不可

有此疆爾界之辨諷肅宗示人不廣也

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

遊此言志在江海豈局促於清溪傍柴門而遊為事乎愴惶避亂兵避崔旰之亂往梓州也緬

邈懷舊亡謂遠懷草堂之故林也隣人亦已非謂流寓也野竹獨脩脩

船舳不重扣船胡田切舳傍也埋沒已經秋甫昨去成都已經三秋向者所泛扁舟弊

而埋沒於泥沙故不堪扣其舳以節歌也仰看兩飛翼下媿東逝流謂在東川而未及西

也故者或可掘故者謂破船也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數色

角切白屋難久留屋也

王錄事許修草堂貨不到聊小詰

為嘖王錄事不寄草堂貨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

時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

坊在成都

久待無消息終朝

有底忙應愁江樹遠

應音因

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

外誰知酒熟香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老儒艱難時病於

庸蜀歎其沒後方授一官

此老已云歿鄰人嘆亦休竟無宣室召

漢文帝召賈誼於宣室

徒有茂陵求

司馬相如傳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在取其書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妻曰長綉時為

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之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謝玄暉詩茂陵將見求

妻子寄他食

園林非昔遊空餘遺總在

總音歲疎布也用為靈樞之帳謝玄暉詩總帷飄井幹

浙

浙野風秋

燕入非傍舍鷗歸祗故池
斷橋無復板卧柳自生枝

漢其池館依舊而人不可見也梁孝感詩卧柳尚還生遂有山陽作

向秀與嵇康為竹林之遊作思舊賦

濟黃河以泛舟方多慙鮑叔知

山陽鮑叔以比糾斯也列子力命篇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交其厚管仲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世稱管鮑善交素交零落盡

劉孝標絕交論斯賢達之素交屢萬

古而白首淚雙垂

揚旗

一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職按元稹誌公墓曰南劔節度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廣德二年甲辰公年五十二其夏公至錦江作此詩以美其將平吐蕃之難也

江雨颯長夏

江一作風夏日長故云長夏颯動也府中有餘清

呂氏春秋冬不用簞清有餘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

謂鄭公持軍嚴肅有異名也詩至止肅肅初筵

閱軍裝也關視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

六一作四駁駁揚旗旌

駁布可切駝羊可切馬搖頭也又高兒迴迴偃飛蓋

勢迴也熠熠迸流星

熠熠色鮮明也來纏風颺急纏一作衝去擘山岳傾此懸言揚旗去疾速之狀也材

歸俯身盡妙取畧地平虹蜺就掌握虹蜺喻旗也舒卷隨

人輕二州陷大戎按代宗紀吐蕃陷松維二州或作三州

適不能軍吐蕃陷松維保三州按集公夔江作往在詩曰前日厥羯胡後來遭大戎羯胡謂天寶之祿山也大戎謂廣德之吐蕃也狄本

犬種今之犬戎指吐蕃也又有云近聞犬戎遠道逃是也但見西嶺青西嶺即雪山也常見

援也華陽雪嶺記西南觀錦城若井底其上積雪千仞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謂

得鄭公來作鎮訓練士卒欲奪所喪之故地也時廷命鄭公拓雪嶺

斷底右臂是以威行劍外按集有早秋詩已收滴薄雲中戎更奪蓬

波雪外城此堂不易升居人之位當憂其事也庸蜀日已空

庸蜀本蠻地漢時始通中國今鄭公來鎮守蜀中已盡靜矣吾徒

且加餐休適蠻與荆南勉衆且加餐飯無為念慮吐蕃而欲

荆蠻且以是辭以美鄭公也王粲七哀詩復奔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山雲行絕塞

塞先代切

大火復西流

大火心星也火西流則寒將至也幽風七月流火左

氏哀公十三年傳冬十二月蠡季孫問仲尼仲尼曰

飛雨動花屋

蕭蕭梁棟秋窮途愧知己

窮途甫自謂知已指嚴武也

暮齒借前籌

甫依武於蜀武辟甫為幕府從事故甫言其晚年而得預節度府參謀也漢張良願借箸以籌之

已費清晨謁

那成長者謀

長丁文切甫言日過武屬謀軍府事非能成長老之謀也

解衣開北戶高

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

言武

待我札數寬厚不以幕府屬官拘檢之也

節爽乃詩題所謂立秋日氣清爽也甫素有渴疾惟得涼

則少蘇也主將歸調鼎

書說命若作和吾還訪舊止

還朝故甫期以入相吾欲隨之歸長安也鮑照詩去鄉三十年復得還舊止

主將謂嚴武也時武

軍城早秋

鄭國公嚴武作

昨夜秋風入漢關

借漢以言唐也

朔雲邊雪止

西山即雪山

山也謂其冬夏常積雪故也

更催飛將追驕虜

漢匈奴常號李廣為飛將軍驕虜指吐蕃也

莫遣沙場匹馬還

此戒之之辭也春秋公羊傳匹馬隻輪無反者

奉和軍城早秋

秋風嫋嫋動高旌

嫋奴鳥切長嫋兒九歌嫋々兮秋風

玉帳分弓射虜營已

收滴博雲間戍

滴博屯戍之地名雲間以言其高也

更奪蓬婆雪外城

蓬婆

城名也按編年通載廣德二年嚴武破吐蕃于當狗城克蕪州城吐蕃傳天寶二年已前王昱兵攻蓬婆嶺輸劍南粟餉軍則蓬婆遠在雪山之外也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院中一作使院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踈雨過高城葉心朱實看時

落

王逸荔枝賦綠葉榛榛朱實叢叢生又潘岳笙賦歌曰棗下纂々朱實離々

階面青苔先生自生復有

樓臺街暮景不勞鍾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

信吾兼吏隱名

言浣花之開似笑我離草堂而兼名幕府參謀也晉山濤嘗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

非隱若以元禮為龍門則尚然須參麟矣

到村

碧澗雖多雨

釋山夾水曰澗

秋沙先少泥

先陳作亦先見切先後也

蛟龍

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參戎幕

謂為劔南節度參謀也

歸來散

馬蹄稻梁湏就列榛草即相迷

言既離草堂而入使院則荒徑生草反相迷矣

蓄

積思江漢

蓄積猶鬱結也思江漢以濯之耳

頑踈感町畦

町他典切畦胡圭切龍畝也畔埒也

言其稟性頑踈所感者但在町畦之間故雖朝夕在院而仍思一掃也莊子人間世篇彼且為町畦亦為町畦

暫酬知

已分還入故林栖

知已謂嚴武言况稍酬報知已之分乃遂歸草堂之故林爾王元長詩野鳥棲故林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

魏明帝詩雙梧生空井詩家用井梧自此始矣

獨宿江城蠟炬

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

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

伶郎丁切俜普丁切失所

貌用遭亂奔走自廣德二年逆數至天寶十四載凡十年矣

彊移栖息一枝安

甫時寓嚴武幕為參謀特

一枝之安也莊子逍遙遊篇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遣悶奉呈嚴鄭公二十韻

白水漁竿客

後漢郡國志願漢郡有白水縣注
山海經白水出蜀而東南入江

清秋鶴髮翁

鶴髮者耆老之相度信
賦子老矣鶴髮雞皮

胡為來幕下祇合在舟中

甫言暮
年正可

為漁釣之遊不
當來為幕客也

黃卷真如律

言詩書以禮
法繩人也

青袍也自公

也

音夜甫謂不卑小官
也詩羔羊自公退食

老妻憂坐痺

痺卑
利切

幼女問頭風平地

專敬倒分曹失異同

言其散秩在府中所坐之曹不專
其事而分之不知為異為同也

禮甘

衰力就義忝上官通

上官指嚴武也甫得預
府幕忝通於上官矣

疇昔論詩早

甫嘗與武論詩
居在早年矣

光輝仗鉞雄

武今持斧鉞之
威來守蜀也

寬容存性拙

翦拂念途窮

謂嚴武奏請為參謀也劉孝標絕交
論顧聊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

露裊思藤

架衰音

煙

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

此兩
聯言

身雖在幕府而有山林之念
故如龜之在網鳥之在籠也

西嶺紆村北南江遶舍東竹

皮寒舊翠椒實兩新紅浪艤船應折杯乾壅即空藩

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此四聯甫述草堂之興恐其羨無而有歸休之意也東縛酬

知己蹉跎効小忠言性雖疎傲當東縛以酬知己年雖蹉跎不足以負任責亦當効小忠也周防

期稍稍大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

尋別業別業指草堂也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言如烏鵲之微力不足以

任填河之責也俗傳七月七夕烏鵲填河成橋以度牛女驚駘怕錦幪又如驚駘之蹇體不足以被錦幪之飾也

徐陵詩玉鐙鑄絳駿金鞭覆錦幪會希全物色將放倚梧桐物色謂形容之衰老也用仰望

嚴鄭公之知己者與保其天年遂其真性故令歸倚梧桐以自樂也

西山 三首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成都記西山冬夏積雪不消築城依白帝

依一轉粟上青天昔公孫述都成都自號白帝其所築城在高山之上本曰白帝城是已今甫言荒山之頂

築城依做白帝所以轉粟之艱難如上青天者也蜀將分旗鼓勢逼近蜀故分旗鼓以

禦羌兵助鎧鋌

一作井泉鎧苦海切甲也鎧時連切小矛也

西南背和好殺氣

日相纏

以吐蕃背先帝時盟好而為寇不已也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

明皇還蜀後蜀東西兩川為兩節度列防秋三城民罷于役高適上

疏論之曰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蹙險絕運糧東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不聽

煙塵侵火井

火井在

邛州大率是蜀地名言吐蕃迫蜀中也按蜀地志火井在臨邛蜀都賦火井沉焚於幽泉高始飛燭於天垂注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

投之頃更隆隆如雷聲爛然通天取井火還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蓋家火者之不過二三斗蓋耳博物志臨邛縣南百里火井深二

三丈以竹木投取火後

雨雪閉松州

言松州已陷而閉於雨雪之中矣

風動

將軍幕

幕一作蓋

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

漫謨官切漫山謂賊壘之多也

回首得無憂

子弟猶深入

子弟言充兵之人也

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

寰宇

記蠶崖關在永康軍西北四十七里

灌口米船稀

寰宇記灌口山在永康軍導江縣李舊益州記清水路西七里

灌口右所謂天彭關也此四句言為可憂矣故繼以下句

辯士安邊策

辯士說元戎決勝

威

元戎主將也

今朝烏鵲喜

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

欲報凱歌歸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時王在梓州初至斷

酒不飲篇中有戲述

西漢親王子

假漢以言唐也漢中王瑀乃讓皇帝之子汝陽王璣之弟代宗親王叔父也

成都老

客星

甫自喻也有如嚴光与光武同宿太史占客星犯帝座也

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

螢

秋一作飛王瑀乾元元年出刺蓬州与甫相別五歲矣

忍斷杯中物

題注陶潛詩且進杯中物

座右銘

眠一作祗王作眠當從之昔崔瑗子玉有座右銘

不能隨阜蓋

阜蓋指漢中王也漢制二

千石朱轡阜蓋

自醉逐浮萍

策杖時能出

能王作登謂早出也

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

甫言王因

酒得病卧而不起遂斷不飲也

未許醉相留蜀酒濃無敵

蜀都賦觴以清醪一醉累月

江魚美可求

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

終思一酌酌淨掃鴈池頭

西京雜記梁孝王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寰宇記漢州有鴈橋以水有金鴈隱於此池日暖則見影故名或謂天后時諸卿大夫晦日

重宴高文子林亭冬賦詩而高矯詩云駕言尋鳳侶又云乘顧俯鴈池以是知鴈池之名其來尚矣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

警言驅動貌策可

無益亦猶以策擊馬得其驚動也莊子警策我也文賦乃一篇之警策梁鍾嶸作詩品云陳思贈弔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靈運

鄴中士衡擬古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搗衣之作皆五言之警策者也猶憶酒顛狂依記魯衛彌

尊重

喻汝陽王漢中王乃天子之叔父兄弟俱領重鎮也論語魯衛之政兄弟也

徐陳畧喪亡

以徐

琳喻天寶中曳裾王門之賓客友已多士矣魏文帝與吳質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柯數年之間零落畧盡也空餘枚叟

在應念早升堂

枚叟者乃甫以梁王兔園之客枚乘自喻也甫言朋友凋喪惟漢中王兄弟與甫在應念昔日

結交之時不宜今日相弃也雪賦召鄰生延枚叟論語由也升堂矣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飄飄媿此身不開輕絨冕倉頡篇絨綬也說文大夫以上

冠但見避風塵甫以左拾遺出為華州功曹而遂自罷官若一輕絨冕者但以風塵之警不得不避亂也

別星橋夜

華陽地志李冰守蜀造橋七上應斗魁七星

三移斗柄春

以志時也斗杓隨時

而拍於昏指東則為春矣三移則三年矣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杓即柄也

亡非赤壁言潼關之敗兩京遂陷其禍酷烈殆非赤壁之比也阮元輸為曹公作書與孫權曰昔赤壁之役遭罹疫氣燒

舟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控抑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選師又非周瑜所能敗也

巾為于偽切黃巾以踰祿山也後漢皇甫嵩傳鉅鹿張角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靈帝中平元年一時

俱起皆著黃巾為標幟時人謂之黃巾蜀劉焉傳涼州逆賊數千人自號黃巾又鄭玄傳會黃巾冠青部避地徐州

瀟灑子指王侍御也**余藏異隱淪**南因奔走避寇遂成隱淪非本志也餘詳見前注**書成**

無過馮言欲寄書而乏便也蘇武傳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通

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某等在其澤中故泥彥龍詩寄書雲中鴈為我西北飛是也**衣故有**

懸鵝公自叙其貧也荀子子夏貧衣如懸鵝**恐懼行裝數**數色**伶俜卧疾頻**

伶俜丁切俜普**曉駑工迸淚**秋月解傷神春鵝秋月人所賞翫而駑所工

丁切失所兒者在於進人之疾月所解者在於傷人之神則以亂離疾病之所感者**會面嗟蒼黑**龍門股無股

胼無毛手足胼胼面目黧黑**令悽話苦辛**謝靈運廬陵墓下詩含悽**接輿**

還入楚

言甫自蜀適荆衡故以接輿為比也接輿楚人論語楚狂接輿是也

王粲不歸秦

自喻不得

歸長安之故鄉故又以王粲為比也謝靈運擬魏公鄴公詩序去王粲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詩曰整裝辭秦川秣馬赴

楚

錦里殘丹竈

言去錦城之久空殘煉藥之爐矣

花溪得釣綸

言浣溪人得我前

日所遺之釣綸矣

消中祇自惜

消中甫自謂有消渴之病也

晚起索誰親

索蘇各切

謂流寓索居而無骨肉之親也或謂索音求索之索亦通

伏柱聞周史

柱史比王公之為侍御也劉向列仙傳李

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轉為守藏史王康居詩老聃伏柱史

乘桂有漢臣

豈非

羨王侍御嘗使吐番乎餘見查上憶張鷟注

鴛鴦不易狎

龍虎未宜馴言王侍御不可得而

親近如鴛鴦鸞龍虎之莫能狎馴也古樂府莫狎鴛鴦鸞侶曹植曰嗟龍虎之未馴

客即挂冠至交非傾

蓋新

時王侍御守漢州甫自秦亭奔拾遺而來今一見之有如舊相識也晉葛洪掛冠不仕孔叢子孔子與程子相遇於途傾蓋

而語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

死無心取賤貧

言共遭亂離而為心友真可以託死生而不以甫之貧賤為恥也

偶然存蔗

羊幸各對松筠麕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裁褐

穩長如男大卷書勻兩聯通義言粗糲之飯依如他日所以窮然者在乎女長男大則婚嫁之事來

相迫矣湖口江如練湖音崩切又普永切此以下言王侍御之所居也樂史寰宇記李水擁江依湖曰湖堰在

庭堅云蠶崖在茂州帶雪山曾言云蠶崖在松州名園當翠巘魚寒野棹沒青蘋王洙云蠶崖

屢喜王侯宅王侯宅統言王侍御與嚴鄭公也時邀江海人甫自謂常為嚴鄭公王侍

御顧也追隨不覺晚欵曲動彌旬但使之蘭秀甫期与王

之芬芳有如芝蘭之秀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也或謂

棟宇隣甫章堂在成都浣花里王侍御所居在導江縣故有山陽

無俗物言王侍御之門下无俗客也向秀与杜康為竹林之遊經

舊居阮籍謂王戎曰俗物以復來敗人意鄭驛正留賓也史記鄭莊為太子舍人嘗

致驛馬於長安者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出入並鞍馬鮑昭詩鞍馬光昭地

重遊先主廟先主廟今在南門外更歷少城闔少城張儀

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所築石鏡通幽鬼蜀王葬其妃琴臺隱絳脣琴臺乃司馬相如彈琴之

見前注送終惟糞土結愛獨荆榛此兩聯又寓意傷鄭公之死朋舊凋夜今幸遇

王侍御禮待之置酒高林下觀基積水濱此聯以下甫自叙其依王侍御

也或者又謂此以結上句初以石鏡送終今墓中之人已糞土矣以

琴結夫婦之好今則徒生荆棘矣既往之事為可吊則致酒觀基以

遣懷區區甘累跼跼古典切足窘也莊稍稍息勞筋網聚

粘圓鮒絲繁煮細專專音純水菜也此聯又言歸長歌敲

柳癭瘿於郢切謂鑿也瘿也曹小睡凭藤輪藤輪謂車也謝

輪是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忘无浮生難去食良

會惜清晨列國兵戈暗令王德教淳要聞除襖偷襖

入切偷勇王切襖偷獸各喻盜賊也尔雅釋獸獾偷類獾虎有爪食人

飛走郭璞注獾大如狗文如狸淮南子本經訓獾偷為害堯使羿殺

之萬民休作畫麒麟但以除襖偷為心不必志於畫形洗眼

看輕薄輕薄言交道之不終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

古重雷陳

甫之望王侍御者至矣後漢陳重与雷義為友時人語曰膠膝自謂堅不如陳与雷

送舍弟穎

穎一作穎

赴齊州二首

齊州古之齊南國也按集大曆三年

有懷穎觀諸弟詩又有弟觀迎親就苗陽山居詩又有隴右月夜憶弟詩又有弟豐獨在江左詩又有弟觀藍田迎婦詩甫四弟觀豐穎已見於詩舍弟占帚章堂檢校詩云久客應吾道相隨獨尔來是也

岷嶺南蠻北

岷嶺蜀之岷峨山南蠻南詔蠻也

徐關東海西

徐關齊地也言弟穎自岷

蜀起發而之各耳

此行何日到送汝邁行啼絕域惟高枕公自中原而來蜀則亦以蜀為絕域大抵言異方也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

迷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

江通一柱觀

觀古玩切荆州記江陵有臺上有一柱眾梁拱此或云荆州有一柱觀土人呼為木履觀十道志一

柱觀荆州臨川王起眾梁萃一柱鱗角類事江陵臺甚大推有一柱眾梁拱之晏元獻典類荆州臨川王義慶立觀其大但一柱日

落望鄉臺

成都記隋蜀王秀所創

客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

齊州近海則是山東矣

去旁干戈覓

來看道路通短衣防戰地

公自言也時吐蕃未息故戎服在防戰之地也昔趙武靈王

好胡服士皆短衣

匹馬逐秋風

言弟穎之行色也

莫作俱流落長瞻碣

石鴻

淮南覽冥訓鉗且大丙之御去鞭奔策車莫動自宰馬莫使自走不招指不吐叱遇歸鴻於碣石軼鷓鴣雞於姑餘又絕交

論軼歸鴻於碣石附騏驥於堦端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二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三

再至成都所作

嚴鄭公堦下新松

得馨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聞一作簾疎翠近珠
簾未見紫煙集虛蒙清露露何當一百丈歆蓋擁高

簷

嚴鄭公宅同詠竹

得香字。此二詩甫之措意極為深遠以意逆志字者當自思矣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鐫涼

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翦伐會見拂雲長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

得忘字

沱水臨中坐

沱唐何切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今成都則梁州之域也寰宇記沱水在成都府新繁縣是也

岷山到北堂

到一作對岷山蜀之岷峨也山海經岷山江水出焉

白波吹粉壁青嶂

挿雕梁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

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蛻飲練光霏紅洲藥亂拂黛

石羅長谷暗非關雨楓丹不為霜秋成玄圃外一作城淮南

子墜形訓崑崙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又曰崑崙崙之亡或上倍之是謂縣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景物洞庭傍地

志洞庭湖名在岳州之巴陵縣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傳

仁壑道難忘晉謝安寓會稽與王羲之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

放情仁壑及薨贈大傳故靈運述祖德詩云遺情捨塵物正觀仁壑美是也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

得溪字。池在府內蕭摩訶所開因是得名。王彥輔云即汚池也在錦城西

湍駛風醒酒駛苦央切舩回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

樹晚相迷坐觸鴛鴦起古今注鴛鴦匹鳥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思而死巢傾

翡翠低異物志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其羽可用以為飾莫須驚白鷺為伴

宿清溪南指浣花溪爾

初冬

垂老戎衣窄

謂作參軍謀也

歸休寒色深

休一作來時方屯以防吐蕃歸休謂休假以

洗沐也

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

著張略切

日暮習池醉

嚴鄭公出也晉山簡鎮襄陽習氏有佳園池簡日出遊輒醉而歸

愁來梁甫吟

甫以諸葛亮自比也昔亮憤漢

衰亂嘗作梁甫吟今甫之愁其亦厭唐室之亂乎

干戈未偃息出處遂何心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

廣雅天竺出細織成魏略大秦國用水羊毛木皮野繭絲作織成皆

好色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

掉徒甲切搖也古今注鯨海魚

也雌曰鯢

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

逶迤委曲貌此兩聯皆叙織段之紋也

客云

充軍擢承君終宴榮

宴榮謂安榮也

空堂魑魅走

魑魅一作魍魎空堂言堂

上無所有四壁徒立而魑魅走言鬼神驚駭此物也

高枕形神清

言爽人神思也

領客珎重意

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左氏傳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施之混柴荆

言柴門荆戶適足以混汚此物不相稱也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程謂法度也先王之制衣服器用皆有尊卑賤賤等

差不得奢僭踰法者也今我一賤老袒褐更無營祖一作

煌煌珠宮物蒼頡篇煌煌光明也珠宮謂龍宮也寢處禍所嬰一作相嬰

也此乃貴人寢處所用一賤老受之恐增其禍耳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

有權柄衣馬自肥輕甫歎息是時當權之士奢侈自大徒務乘肥衣輕不以干戈亂未息為念也

論語乘肥衣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未詳來瑱賜自盡氣

豪直阻兵瑱陟刃切來瑱為襄陽節度使上元三年肅宗追入京裴茂稱瑱屈強難制宜早除之代宗潛令裴茂圖

之瑱擒茂妻子於漢江瑱入朝謝罪代宗怒貶播州縣尉翌日賜死於驪縣皆聞黃金多坐見悔

吝生吝一作吝如李鼎來瑒之徒黃金雖多各罹禍柰何田舍翁甫自謂也受此厚貺

情錦鯨卷還客卷與卷同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

茹藜羹茹一作飯茹食也甫言自古驕侈取咎者多矣不如卷此物還客惟振其粗席之塵苟足安居而已豈有茹藜之賤

可享此奢麗之物耶甫傷兵革之際生民有不得其食不得其居處者我何忍獨安乎此又自以卷還客始覓心懷和平足知甫之所養於中者宏深雖伯夷目不視惡色且不食

至後

一作至節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

歲時記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添長一線又唐雜錄宮中以女功揆日之長

短冬至後日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按集有至日遺興詩云愁日愁隨一線長又小至詩云刺繡五紋添弱線

遠在劍

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

甫自言只服九品服尔

金谷銅駝非

故鄉

金谷園銅駝街豈非洛陽故鄉行樂之勝景乎劉禹錫揚柳詞云金谷園中鸞虬飛銅駝陌上好風吹是也

梅

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

望叶音志棣萼喻兄弟按集有云弟妹各向之

是也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

從韋二明府續覓綿竹數叢

後漢劉延傳注綿州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地十道志有紫巖山綿竹之所出焉綿竹蓋產於此山也

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懸高亭亭高貌江上金兵則無

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云道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頗為草堂迴
為于 鶻切 鵝鴨宜長數數色 主切 柴荆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

更須栽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簡易高人意易以 致切 匡床竹火爐淮南子匡床弱席非 不寔許慎注匡安也 寒天

留遠客碧海挂新圖雖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群仙

不愁思冉冉下蓬壺蓬壺乃神仙所居之山也列子湯問篇 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山焉曰方

壺蓬萊 是也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 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古聖之所

由化靈仙 之所密宅 人間長見盡老去恨空聞范蠡扁舟小謂山 水圖

所畫之舟也國語范蠡為越王句踐滅吳反至會稽
辭於句踐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王喬鶴不群

鶴或作鵠古字通用此謂山水圖所畫之鶴也劉向列仙傳王子喬

者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相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
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此生隨萬物何路出塵氛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床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

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竝坐得或作相並坐仙老

暫相將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曰貫月查又曰挂星查羽仙

棲息其上

贈別賀蘭鈺鈺思廉切

黃雀飽野粟群飛動荆榛黃雀物之微者一飽之外則無所求以此當時俗士之褻淺者也

今君抱何恨寂寞向時人此傷賀蘭而問之老驥倦驥首甫自喻如

老驥之倦舉頭以求人謂無伯樂以知已也戰國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而不能上

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裹之於是
倦而賁仰而鳴齋寺於天見伯樂之知已也
蒼鷹愁易馴

作飢甫以賀蘭喻如蒼鷹之愁則翅隨人苟於食養易為馴狎也
志曹公謂陳登曰待呂布譬如蒼鷹飢則為用飽則拂去晉載記推

翼曰慕容垂借鷹也飢則附人飽則
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
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

貧自古賢士君不見知未免
賤累乎飢負何獨賀蘭乎國步初返正謂肅宗收
復京師也乾坤尚

風塵謂史思明尚
吞噬相備也悲歌鬢髮白甫為國
家憂也遠赴湘吳春謂

移居夔州既而
下峽適荆吳也
我戀岷下芋岷山蜀之岷峨也地產芋魁可以
充糧凶年不能飢甫既去蜀故意

岷山之芋也前漢食貨志蜀卓氏曰吾聞岷山之下
沃野千里有駿鷗至死不飢顏師古曰駿鷗芋也
君思千里尊

尊音絕水菜也吳地出尊菜鱸魚賀蘭在蜀忽思吳中之尊蓋感其
物而思其人故也晉張翰吳人也守官京洛忽思尊菜遂去官而歸

世說陸機云千里尊菜未下
生離與死別屈原九歌悲莫
悲兮生別離自

古鼻酸辛後漢公孫述傳可為酸鼻廣陵思王荆依飛書與東海王疆
太后年老逐斤居邊觀者鼻酸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求泰元年乙巳在成都所作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

謂酒也南都賦醪數徑寸浮蟻

若泮釋名酒有沉齊浮蟻在上周使信謝賜酒詩浮蟻對春開

鷗泛已春聲

南越志鷗水鳥也在漲海中隨潮上

下三日風至乃去

藥許鄰人斲

書

從稚子擎

言文書多任稚子也

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公自歎老而猶參嚴

鄭公故人

之幕府也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

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

隋甄文志筆有餘力詞無竭源

跡寄朝廷舊

南歷仕玄宗肅宗代宗之三朝也

情依節制尊

甫入蜀依劍南節度嚴鄭公墓府以為參謀也

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為門

公欲在嚴鄭公之駕

故以陳平之貧以馭之陳平傳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

甫乃長安人避地於蜀去故鄉

有萬里之遠

時序百年心茅屋還堪賦

秋與賦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

桃

源自可尋

晉陶淵明桃花源記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行窮其林林盡水原捨船而入豁然開朗土地平

廣黃髮垂鬢怡然自樂便要還家皆出酒食數日辭出遂迷不復得路

艱難味生理

味一作淺一作賤

泊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

蜀郡廣漢郡犍為郡為三蜀也

蹉跎又六年

公自乾元二年冬到蜀至今永

泰元年凡六年矣

客身逢故舊

甫與嚴公乃世契甫寓於蜀嚴公又節度劍南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

發興自林泉過嬾從衣結

王隱晉書董威輦不知何許人忽見洛陽止宿白社中拾得殘碎繒

輦結為衣號曰百結衣文中子曰董威輦大雅吟錢於頰威輦晉東京字也

頻遊任履穿

莊子山木篇衣弊履

穿貧也史記滑稽傳齊人東郭先生貧困飢寒履有上無下

藩籬無限景

陳作藩籬頗無限

恣心意

買江天

買一作向謂江天恣意賞眺不費錢也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

石鏡雪山並見前注赤管隨王命甫為檢校尚書工部郎故有赤管也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

雙銀章付老翁銀章方賜朱服也故次篇有垂朱絃之句豈知牙齒落東方朔

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名玷薦賢中甫數暮年而膺嚴鄭公之薦碎也

扶病垂朱紱甫嘗病渴以今歲方賜緋魚袋也歸休步紫苔歸休謂休假以沐浴也沈

休文客位紫苔生郊扉存晚計顏延年詩側聞幽人居郊扉常晝閉此乃衰暮者之計也幕府媿

羣材甫自謙也燕外晴絲卷卷與捲同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

驚問我數能來

羣盜哀王粲魏王粲字仲宣嘗避乱客荊州中年召賈生漢文帝謫賈誼為長沙王傳後

歲餘思誼徵至宣室登樓初有作粲在荊州思歸嘗作登樓賦夢弼謂用時避地在蜀依嚴公故自比王粲也

前席竟為榮帝方坐宣室受釐因感鬼神事而問之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夢弼謂甫以晚年蒙

嚴公薦辟檢校尚書員外郎故自比賈誼也宅入先賢傳先賢傳荊州有王粲之宅才高處士

名謂誼之才高出乎處士之右矣應劭風俗通處士者隱居放言也異時懷二子二子謂王粲賈誼也春

日復含情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筍別開門，北行椒却背村。梅熟許同

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外相知也。

欲作魚梁雲復湍，復一作覆，讀去聲。因鷺四月雨聲寒。青溪先

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魚梁劈竹積石橫截中流以為聚魚之區也。以溪下有蛟龍時

因雲雨虫以魚梁人之所利也。而公不敢犯害以就利異乎。世人徑行直前惟利是謀也。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行胡曉含西嶺千

秋雪，西山白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甫欲南下乘萬里之船而歸東吳也。

藥條藥甲潤青青，色過棕亭入草亭。苗滿空山慙取

譽，甫自喻也。藥者如本草所載各以其土地知名於世。根居隙地怯成形，今所種之藥在空際之地

欲成似物之形而怯於人之所易見也。

營室

我有陰江竹

甫植萬竹於浣花溪之草堂按集有詩云入能門四松在步蹀萬竹踈即此陰江竹是也

今朱夏寒

爾雅夏為朱明纂要夏曰朱夏

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甚

疑鬼物憑

甚一作如

不顧剪伐殘

詩甘棠勿剪勿伐

東偏若面勢

竹以陰東射之日隨其所向之勢也考工記審曲面勢

戶牖

永可安

謂戶牖之間庶無多氣水可以安佚也

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洵洵開奔湍

甫避亂適梓閬復歸成都再營築屋室伐竹千竿以為用謂愛惜此竹凡六載矣今晨不顧鬼物之護而剪伐之故見白日而開奔湍也

度堂匪華麗

度徒

養拙異考槃

甫言藏拙於草堂之間非若碩人考槃之成樂也詩

備國風考槃章句毛萇傳考成也槃樂也陳少南謂考擊也槃器也考擊其槃器而竟寤之也草茅雖雜葺衰

病方少寬

除草曰雜言雖有雜葺之勞而吾之衰病可少寬也

洗然順所適此足代

加餐

古詩上言加餐飯

寂無斤斧響

甫葺草堂茅茨不剪椽柱仍不斲削蓋順其所適故无斤斧響

也庶遂賤息權

賤起例切息也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茅堂貲

客裏何遷次

次乃次舍遷次謂遷下此居地陳樂昌公主詩今日何任次新官對舊官

江邊正寂

寥肯來尋一老

一老甫自稱也詩十月之交不慙遺一老

愁破是今朝

言司馬弟之來

破我之愁也

憂我營茅棟携錢過野橋題注他鄉惟表弟還

往莫辭遙

挈家下戎渝忠所作

宴戎州王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

謂景之勝雖絕矣而驚其身之已老我之身雖老而發其興則奇

也座從歌妓密

傳毅舜賦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座樂任主人接惟忻也西京賦促中堂之密座

為

樂音洛謂歡樂之事一任主人為之也

重碧拈春酒

拈一作拓一作擎拈魚兼切指取物也按元稹元日

詩羞看稚子先拈酒白樂天歲假詩歲酒先拈碎輕紅擘荔枝

拈春酒擘荔枝此主人用歌妓為樂者也

樓高欲愁思橫留未休吹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

昔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且止遊驄馬御史此甫以桓典比嚴侍御也

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

雲雨散喻別離也宋玉高唐賦泫方如風凄凄方如雨風止雨霽雲無

處所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如兩

虛費短長吟

古詩有長短吟

山帶烏蠻閣

雋州西有

烏白蠻梁益州記雋州雋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秋蠻

江連白帝深

公孫述以求安為白帝城烏蠻闕白帝深

皆言其阻遠也

船經一柱過

十道志一柱觀荆州羅含宅臨川王建眾梁幸一柱鱗角類事江陵甚大惟一

柱眾梁拱之晏元獻典類荆州臨川王義慶於羅公洲立觀甚大但一柱

留眼共登臨

留一作帶

撥悶

一作贈嚴別駕

聞道雲安麴米春

雲安縣屬夔州今為雲安軍麴米春乃唐之酒名也

纔傾一盞即

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消愁定幾年三老

遙怜汝

峽中以篙師為長年三老為三老今俗謂之翁

揆柁開頭捷有神

開頭一作鳴鏡揆縛

結切柁吐囉切皆行船貌

已辦青錢防顧直當令美味入吾唇

聞高常侍亡

忠州作。舊唐書永泰元年正月已卯左散騎常侍高適卒。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

黃門省侍中散騎對掌密命入

直殿中故潘岳秋賦云寓直散騎之省蓋騎省深嚴若今從官直舍非今所謂省也按漢書豹尾比省中注凡省皆禁禁字元右父諱

故改禁為省又漢宮闕記金華殿在未央宮白虎觀右祕府圖書皆在焉故王思遠遜侍中表云奏事金華之上進議玉臺之下後世以

門下名金華省蓋出此也班固傳鄭寬中張禹嘗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

何殊地下郎

王隱晉書蘇韶

已死其弟問地下事韶言顏淵卜商今為修文郎

致君丹檻折

新唐書適負氣敢言權貴側目按前漢朱雲上

書願斬佞臣張禹文帝怒曰小臣廷辱師傳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檻檻折

哭友白雲長

自渝州望長安而哭

為白雲長矣說者又曰謂白雲之篇最長於人也

獨步詩名在

適有詩名於唐魏曹子建与揚德祖書曰僕少

好文章迄至于今二十五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何朔又南史王筠字元礼沈約謂筠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

步 祗令故舊傷

宴忠州張使君姪宅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遊阮舍

舍舊宅也陳作巷晉書阮咸與

叔父藉為竹林之遊咸與藉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也夢弼謂此甫以阮咸比張使君以阮藉自比乃知叔姪之相得者矣

不是怕胡灘胡王荆公作胡胡灘忠州下惡難也**樂助長歌送**送陳林饒

旅思寬謂當以杯為是**昔曾如意舞**如意乃所執之物百石

胡樹王戎嘗以如意起舞餘如前住**牽牽強為看**左氏傳牽率老夫

禹廟忠州作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

招魂篇仰觀刻桷畫龍蛇盧照鄰文翁講堂詩空梁无益雀古碑字有丹青**雲氣噓清壁**一作雲氣生虛壁**江**

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轡山乘樛隨行

山林刊木通道以治水也輔音春樛力追切史記河渠書禹便洪**疏**

鑿鑿控三巴疏鑿或作流落山海經正南有國昔大皞生咸鳩咸鳩

曲三折如巴字故名三巴又三巴記曰閬泉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

字故曰三巴十道志渝州巴縣并巴東西是為三巴華陽國志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姬於巴爵之以子古者遠國雖太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獻帝時征東中郎將安漢趙越建議議分巴為二部越欲

得巴舊名故曰巴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江州至永益為永益郡胸忍至魚腹為固陵郡巴遂分璋復改永益為巴郡以固陵為巴東徙龐義為巴西太守是為三巴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受后疏鑿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今隸夔州路

忠州三峽內

前注

井邑聚雲根

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北極孟取五嶽之雲為石而出則

石者雲之根也

小市常爭米

後漢劉寵傳注引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先濯乃到

市也春秋井田記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

為市并孔奮傳胡市日四合注古者為市日三合周禮大市日側而

市百族為王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女時而市販婦為主今人貨繁故日四合

客淚

空一作豈過客甫自稱也老子三十五

莫覓主人恩

主人指張

使君前篇有宴忠州張使君姪宅詩

淹泊仍愁虎

伯一作溥

深居賴獨園

金剛經有給孤獨園

哭嚴僕射歸櫬

唐舊書永泰元年四月嚴武薨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

如一作知非言嚴公之母尚健

如宿部曲異平生言部曲有異於存日也續漢書百官志將軍

昔耶部曲有軍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長一風送蛟龍兩以嚴

蛟龍則風之所天長驃騎營晉書齊王攸遷驃騎將軍時驃騎

去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謂嚴君有恩德貴傳於後人使

可見也

到雲安所作雲安縣楚峽分畛也

贈鄭十八賁

温温士君子令我懷抱盡謂鄭賁有温潤君子之德使我得

温温恭人靈芝之冠衆芳安得闕親近謂鄭賁如芝蘭玉樹之

惟德之基其可闕於親近乎劉子与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甫之

善人君如入之蘭之室衆人皆竟其不歸故鄉殊不知竄身以避冠豈實爲素隱

耶晉孫綽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吏非吏隱非隱細人尚

姑息禮記細人之愛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

肯哂

哂式忍切笑也安一作焉謂小人唯以姑息小惠相濡潤侮慢無所不至獨鄭貴以心相知每遇甫以禮以而敬之足見

其高懷而有識者也

卑飛欲何待

言鄭貴官雖卑不解低飛盡待時而後動也

捷徑應未忍

不忍為仕途捷徑枉尺而直尋耳張衡應問曰捷徑耶至我不忍以投步千進苟容我不忍數命曹大家東征賦遵通衢之大道步求捷徑

欲准從靈藏用傳士大夫指嵩山終南為仕途捷徑

示我百篇文詩家

一標準騎離

交屈宋牢落值顏閔

甫言當羈離之際得接遇鄭貴亦足以慰牢落之情也屈原宋玉言其有文章

者也顏淵閔子騫言其有德行者也

水陸迷畏途

畏一作長言盜賊充斥天下茲可畏也莊子達生篇矣畏途者

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藥餌駐脩軫

言以丹藥延年也江道賦駐脩軫乎平原

古人日已

遠青史字不泯

青史者殺青竹簡之史也

步趾詠唐虞

堯居陶唐舜居有虞因以為號

追隨飯葵董

葵董謂蔬食也雖居蔬食之貧而乃行歌堯舜之道以自樂也爾雅釋草芹葵葵注今水中芹菜齧

苦董注今董葵也葉似椰子如米勺食之滑

數盃資好事異味煩懸

好讀去声時感好爭

縣尹相餽餉也

心雖在朝謁力與願予者抱病排金門衰容豈

為敏

甫心雖欲朝謁奈肺疾予者不合心願見衰老欲排金門尤非本意也左氏傳魯人以為敏

雲安九日鄭十八携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

張景陽詩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

菊藥獨盈枝舊摘人頻

異

言舊時摘秋菊人之類改易而不聞也

輕香酒暫隨地偏初衣給

給古洽切說文無絮

衣也陶潛詩心遠地自偏秋興賦御袷衣

山擁更登危

風俗記九日登高以穰艾厄

萬國皆戎

馬

老子四十六章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酣歌淚欲垂

荅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

過古禾切經也畦戶圭切菜圃也

花殘步履遲

履奇逆切履也

把

文驚小陸

此甫羨其弟鄭十八之能文比之陸雲也晉陸機為大陸雲為小陸二陸皆以文章知名

好客見

當時

好讀去聲此又以鄭十七之喜客比之鄭莊也前漢鄭莊字當時為太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

周禮夏官司馬凡軍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按水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吐蕃苗等寇奉

天京師大震帝自將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故曰西征

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

猶

獨不忘舜謳歌忘毋放切謂闕外之亂蜀人聞之心駭而所謳歌不忘者猶在乎舜也孟子不誦歌堯之子而

舜歌天險終難立愈險乃天設之險甫言西蕃能犯之終難存立矣易曰天險不可升也或者又謂甫以崔

肝乱成都故避之東川然肝雖叛民心未忘唐室雖據劍閣之險終難自立也柴門豈重過重備用切再也過古

禾切經也甫思成都之草堂未可再歸也朝朝巫峽水遠迥錦江波迥文透切注也深懷成都

之意錦江巫峽水徒相通而不能即返焉

萬里橋西宅西一作南誤也百花潭北莊甫之草堂在浣花萬里橋之西地有百花潭按

集甫有詩曰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北即滄浪是也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

界天白前注錦城曛日黃曛謂黃昏時也餘見前注惜哉形勝地張孟陽劍

閣銘曰形勝之地匪親勿居回首一茫茫以西山尚有屯戍恐蜀受其禍故嘆息形勝之地而憂之也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三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四

永泰元年到雲安所作

八哀詩并序

昔詩人作黃鳥之詩以哀三良故魏曹植王粲皆因之作七哀詩用之八哀意原于此也

傷時盜賊未息典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于

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沒遂不詮次焉

贈司空王公思禮

王思禮高麗人也入居營州少習戎旅隨父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

與哥舒翰對為押衛及翰為隴右節度使思禮事翰後加守司空上元二年以疾薨贈太尉諡曰武烈

司空出東夷

東夷謂高麗也

童稚刷勁翮

謂修整其儀矩也

追隨燕薊

兒

蘇薊兒指王忠嗣忠嗣為幽州節度使禮隨之歸朝也

穎銳物不隔

銳一作脫謂穎銳如囊中錐其穎必

脫也按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毛遂願備負而行君曰士之處世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遂曰使遂早得

如囊中乃穎脫而出也

服事哥舒朝意無流沙磧

沙石曰磧言意必欲掃蕩夷狄矣

未甚拔行間

行戶郎切謂行伍之間也

犬戎大充斥

充斥猶言盛大也思禮在行伍之間

未顯奈犬戎無憚恣入寇也左氏傳盜賊充斥

短小精悍姿

前漢郭解為人短小精悍又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

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

屹然強寇敵

言屹然如山而為強寇之敵也按唐書加思禮金城

太守安祿山反翰為元帥奏思禮赴軍玄宗曰河隴精衛悉在潼關吐番有翼唯倚思禮耳觀玄宗之言則思禮在金城時能敵吐番可

知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

暗用後漢彭寵傳事又蔣琬詩

馬鞍懸虜頭

甲外控鳴鏑

前漢冒頓作鳴鏑習勒其騎射注驍箭也古冬符行縱控飛鳴鏑引臂驚幽後

洗

劍畫海水

青海在河西謂戰勝而深入也哥舒翰傳翰築神武軍青海按集有云君不見古來青海頭是也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由是吐蕃不敢近

青海按集有云君不見古來青海頭是也

刻銘天山石

思禮以拔石堡城功在行伍間除右金吾衛將軍昔漢班固為竇憲勒銘燕然山唐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是也

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是也

九曲非外蕃

唐書會要景龍四年贊普請婚以左

衛大將軍楊矩為送金城公主使後矩為鄯州都督吐蕃厚賂之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之邑矩遂奏与之吐蕃既得九曲

其地肥良尤与唐地接近自是復叛矩懼飲藥而死王思禮傳事哥館翰以功授右衛將軍充關西兵馬使從其討九曲也又攻破吐蕃

洪濟大莫門等城攻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

其王轉深壁

謂深其壁壘也

飛兔不近駕

飛兔古之神馬也免善走而復能飛以名馬其駿快可知矣淮南子夫待腰裏飛走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言其難得也陳孔璋答東阿
 燦曰飛兔流星超越山海龍驤所不能迫况驚馬可得齊足哉
 鷲鳥資遠擊曉達兵家流前漢藝文志兵權謀十三家陰陽十六家兵法巧十三家兵家者
 流蓋出於古司馬之職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飽
 聞春秋癖謂其博通春秋也昔晉杜預曾襟日沉靜肅肅自
 有適肅肅晉作蕭蕭莊子大宗師篇是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自此推而上之至短小精悍資比皆美思禮之辭也潼
 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辟音避辟易退却奔走之貌萬乘謂天子也偏裨無所
 施元帥見手格元帥謂翰也格闘也初安祿之反思禮從翰守不從遂至於敗思禮為偏裨而謀不見從故無所施翰遂被賊所擒也前漢江都王手格猛獸太子入朔方謂肅宗朔方北方郡名也至尊符梁益至尊謂玄宗梁益劍南也胡馬纏伊洛胡指山南也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勢窮迫迫一作逼塞蘇則切
 謂其勢力出於裴冕之所迫也翰既敗潼關不守玄宗幸蜀時肅宗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從百姓之請北收兵至靈武圖興復而羣臣裴冕等勸進遂即皇帝位於靈武以從人望也
 公時徒步至公指思禮也請罪將厚責

際會清河公清河公乃房間道傳玉冊去聲天王拜跪

畢謹議果冰釋潼關失守思禮與呂崇李承光同走詔靈武請

相房瑄從蜀來奉太上皇玉冊冊命翠華卷飛雪翠華天子之

肅宗訖瑄遂諫帝無罪思禮乃赦之翠華卷飛雪旗卷飛雪則

賦建翠華之旗熊虎亘阡陌謂其旌旗之多也周禮司常熊

屯兵鳳凰山謂肅宗屯兵於鳳帳殿涇渭關帳殿謂設

官殿肅宗駐蹕金城賊咽喉既赦尋副房瑄

於涇渭之間也金城賊咽喉既赦尋副房瑄

戰便橋不利更爲關內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武

力以扼金城之咽喉也揚雄解嘲蔡澤山東之匹夫西揖強秦之相

搯其喉而抗其氣頰師古曰搯急持之咽喉禁暴靖無雙靖一

也馬援傳援擊五溪蠻夷進壺頭搯其咽喉禁暴靖無雙靖一

爽氣春浙瀝謂思禮之守武功禁暴禦亂其材无巷有從公

歌詩魯頌無小野多青青麥謂思禮瘞死者也莊子外物篇

破音義云逸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郭子儀收復兩京思

詩刺死人也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郭子儀收復兩京思

爲賊所焚權移神主於大內長安殿上皇謁廟請罪乾元二年李光

弼鎮河陽制以恩札爲太原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大副使兼御史大

夫財軍糧百萬器械精銳尋加守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

恐懼祿位高張

望王士瓘

在我之爵位則憂其顯本朝之土地則恨其逼此又以美思禮之謙忠也

不得見清時

請一

作盛 嗚呼就窆

窆謂葬也思禮欲高振復而未遂不幸而死也窆事見左傳

永繫五

湖舟

求一作空范蠡事勾踐既滅吳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此謂思禮有功成身退之志而未遂也

悲甚田橫

客

高帝平齊召田橫懼自刎帝為之流涕以王禮葬之其實客五百餘人聞橫死皆自殺此謂思禮之賓客尤甚於橫譙周詰訓曰

首從者挽至宮不敢哭故為此歌以寄哀也

千秋汾晉間事與

雲水白

前有云復領太原役則思禮兩在太原矣太原古之晉地宜乎有抚御之功德在汾晉之間綿歷千載與雲水俱傳

而無

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蘭績

形容思禮文不足而武有餘廉蘭名將豈必書其文彩於

文苑

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

此譏文勝贊者徒取禍亦傳乎

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太原以鎮抚紀綱為已任檢覆軍吏隱沒者衆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

代其兄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疋以贖兄罪景山許其誠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抚

馭失所以故不復驗其罪

故司徒李光弼

本傳李光弼營州人幼持節行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嚴毅有大

略天宝十三年郭子儀薦之堪當關寄祿山之乱立宗幸蜀肅宗理兵盜武授光弼戶部尚書兼太原尹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

光弼加檢校司徒在至德二載尋遷司空令詩止云司徒則據司徒

已前事而稱其官耳晉陽則河東之太原也昔趙鞅取晉陽之甲是也

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

人安若泰山前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

乃晉作多朔方河北也黎

首見帝業

賊將史思明等肆僞師來攻城光弼麾下衆不滿万皆烏合市人賊以太原屈指可取衆皆愁寂唯光弼毅然

伺其急出擊大破之斬首十餘万乃斷賊之右臂又破史思明于嘉山而河北歸順者十餘郡是以民安如泰山朔方郡兵氣乃振黎民知帝業之有成也 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 二宮謂肅宗与皇后收復京師哭祠九廟也

未散河陽卒思明僞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

高視笑祿山公又獻大捷

公指光弼也乾元二年光弼為天下兵馬元帥与九節度兵圍安慶

縮於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思明因殺屢縮即為位笑祿山无能為以自矜乃縱兵向南賊勢甚熾光弼議洛不足抗賊遂擢官吏令避寇引兵入三城賊憚光弼頓兵白馬祠不敢西犯宮闕遂戰於中軍西大破逆黨賊走

保懷州此光弼之敵太捷也即傳所謂敵俘太廟是也雖然初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整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公計將安出陟曰不如移軍河陽表裏相應此德臂勢也遂悉軍趨河陽光弼擒周彝等思明未知光弼馳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也

王冊崇勳謂光弼以功進**小敵信所怯**謂光弼北邙之敗也

將步騎千餘前去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怖也**擁兵鎮河汴**謂光弼受封

千里初安帖安吐火切安也**青蠅徒營營**詩小雅營營往來兒**風雨**

秋一葉青蠅善點白為黑點黑為白喻魚朝恩程元振諸害光弼

葉也淮南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按唐書北邙之敗

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憚之及來瑛為元振黨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任延不敢行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頃**大屋去高棟**高棟大屋所持而安

詔不至二年光弼疾篤薨**倚賴****長城掃遺堞**國家倚光弼如長城今其死矣是掃遺堞也**平生白羽扇**謂光弼亡

而所用之物存矣裴啓語林諸葛武侯持白羽扇指麾三軍**零落蛟龍匣**蛟龍匣乃劍匣也

也西京雜記漢武送死匣上皆金縷為蛟龍鳳龜鱗之象世謂之蛟龍玉匣**雅望與英姿**漢二十八將論至使

蛟龍鳳龜鱗之象世謂之蛟龍玉匣**雅望與英姿**漢二十八將論至使

英姿茂績委而不用也

測滄槐里接

槐里豈葬地乎以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按長安志延平門乃在郭西而

前漢志槐里屬右扶風今之鳳翔府正在長安之西矣

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

隱居詩話

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号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老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此所以稱為詩史也

直筆

在史臣將來洗箱篋

言史氏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不幸遭譏致公恐懼之事將來洗羅箱篋之汗

辱矣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

南紀楚之分南自南紀往歸長安則可以弔光弼之英窳今阻

而不

扶顛求蕭條

言光弼有扶顛之力而亡之也

未濟失利涉

言時未至大治而光

能也

疲蕭竟何人

蕭乃結切裴老兒甫自稱也莊子蕭然疲役

灑涕巴東

而失舟也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嚴武華州華陰人中書侍郎擬之之子神氣雋

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弱冠以門蔭策名隴右哥舒翰奏充判官至德初肅宗與

師靖難大收材傑武拔策規行在宰相房瑒以武名臣之子才畧可稱首薦累遷給事中八年永泰中逝母哭

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峽

巴東峽指言夔州也

鄭公瑚璉器鄭乃武之所封瑚璉祀宗廟之器也華岳金天晶晶子盈切華西岳也金天

白帝也武西人以其得華岳天神白帝精氣之所孕也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本傳武幼

豪爽母不為擬之所容獨厚其妾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錐碎其妾首嶷然大賢後鄂

力切大賢謂嚴挺之也復見秀骨清注題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

凡開口只欲為將相傳云与元載厚相結求宰相而事不遂是已閱書百氏盡紙一作非落筆

四座驚歷職匪父任任門蔭也言武初歷補蔭後自致嫉邪

嘗力爭謂為御史之能事也漢儀尚整肅乃假僕以言唐也胡騎忽縱橫

謂祿山之亂也飛傳自河隴傳直戀切逢人問公卿按史氏云玄宗入蜀擢武為諫議大

夫則天寶末武在蜀中矣飛傳則傳逝之報也河隴西東蜀中之道肅宗即位靈武而前路梗隘有飛傳自河隴來武必詢問公卿為誰

也 不知禹乘出作乘輿雪涕風悲鳴受詞劔閣道謁帝

蕭關城武在蜀之遠亦不知乃乘所出之的所以雪涕悲鳴其忠義之情如此於是請於玄宗受冊命於劔閣謁肅宗於靈

武遂立肅宗蕭關即靈武也按渭州清原縣乃武州舊地蕭關城攻其地即今朝那縣在原州西一百八十里龍朔中故於白草軍置肅

關或云蕭關屬武州大

中 寂寞雲臺仗

言行宮儀衛之草創无復昔日移天仗於雲臺

也便信哀江南賦非无北

關之兵猶有雲臺之仗 飄飄沙塞旌

謂屯兵鳳翔以恢復也

江山少

使者

謂道路梗阻也

笳鼓凝皇情

謂肅宗息上皇也

壯士血相視

忠臣氣不平

作未不一

密論正觀體

正觀太宗年号也

揮發岐陽征

謂肅宗理兵鳳翔以親征也後漢志右扶風美陽有岐山

感激動四極

爾雅釋地東至于太遠西至于邠國南至

于濮鈇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也

聯翩收二京

二京謂長安与東都也按舊唐書至德初武杖策詣肅宗行在

房瑄薦為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尹則固有建議收復者矣

西郊牛酒冉

再一作至西郊乃長安之郭外也至

德二年十月車駕入長安十二月上皇至自蜀時武任京兆尹調賦供給擊牛醞酒以享軍士也

原朝明丹青

謂收京築宗廟也原重也以先有廟今更立之也

匡汲俄寵辱

以武之諫諍如匡衡汲黯也既拜京兆尹矣而

坐房瑄事敗巴州此則寵之所辱也

衛霍竟哀榮

復以武比衛霍去病之為將也武為東川節度則遷謫之中

虽可哀而復榮也

四登會府地

武為京兆少尹遷京兆尹為劔南東川節度使擢成都尹還拜京兆尹或曰肅宗至德丁酉蓋璽復長安武行京兆尹事宝應壬寅再尹京兆上元辛丑廣德癸卯兩節度劔南故曰四登會府地貨殖傳都會也釋名

辛丑廣德癸卯兩節度劔南故曰四登會府地貨殖傳都會也釋名

都者君之所居人二掌華陽兵武初以陰補太原恭軍肅宗時為劍南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

民之所都會也南東西兩川為一道推成都尹復節度劍南故曰三掌華陽之兵也

禹貢華陽黑水推梁州則東川西川皆華陽也或曰臣衡衛霍雖見

信任或寵或辱或哀或榮始終之節不若武為京兆之尹又兼御史

中丞又遷京兆尹又兼御史大夫凡四登會府之地三掌華陽之兵也

京兆空柳色色或作巽武嘗為京兆尹故用以比張敞為京兆尹走馬於章華臺之柳市也

履聲武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故用以比鄭崇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哀帝初納用之每見革履聲帝笑曰我識鄭尚書

履羣鳥自朝夕此美武嘗為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也前漢哀帝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

晨去暮來号此美武能靜涼山之亂也後漢李憲曰朝夕鳥

白馬休橫行此美武能靜涼山之亂也後漢李憲曰朝夕鳥

我歐陽歎不能耐廬江人陳康為從事乘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

號白馬康從事魏志龐德與關羽交戰射羽中額常乘白馬羽軍中

謂之白馬將軍按南史北賊臣傳侯景作諸葛蜀人愛

亂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童謠之讖是也諸葛蜀人愛

行劍南蜀人愛之比之諸葛也蜀志諸葛亮傳吳益之民文公羽儒

略沐亮者強甘棠之諫召公鄭人之歌子產无以遠譬也

化成謂武以德服成都儒化之成比之文翁也前漢文翁傳文翁

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為孝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補郡縣吏

次為孝弟力田由是大大化蜀公來雪山重去雪山輕

之孝子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蜀山

西山冬夏常有積雪武之來鎮其去就為蜀之重輕焉按廣德元年
年冬吐蕃軍汗隴劔南節度高道出師雪嶺角无功陷松維保
三州二年春正月南暮春發關武狀用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其夏
甫至錦江秋未武拔吐蕃當狗城仲冬武拔蓋井故史氏謂其威畧
足以靖邊也華陽雪嶺記西山東觀錦城若井底其上積雪千仞按
集草堂詩云牕含西嶺千秋雪擊白西山白雪四時又西嶺詩曰夷
界荒山頂荒山積雪漫又曰煙塵侵火井兩壑閉松州是也
梁何遜為建安王記室王愛文季之士曰韜鈴延子荆書也晉

與遊宴又為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於江州
孫楚字子荆叅右荀驃騎軍事又四郊失壁壘
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起為參軍

壘卿大夫 虛館開逢迎 謂開賓閣也 禮記四郊多
之厚也

公有嚴鄭公廳事池江留詩池水流中座岷
山對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幃掉殿梁長也 軍中吹玉笙 言武
鎮靜无事推以宴逸 畫畫 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 此聯
與與共樂无盜賊之憂也

都虽有醉酒常以国難 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 此聯言
為憂不敢盛為宴飲也

出非專為閑遊終以 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 犬戎指吐
問民疾苦為事也

前度劍南堂破吐番十方屢于當狗城然其意欲待尽城而
人免詩水使粟至於紅腐也漢志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以茲

以茲

以茲

報主願庶或裨世程

或一作獲程謂功程也

炯炯一心在

炯炯一在明貌

沉二豎嬰

左氏成公十年傳公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

顏淵竟短折賈誼徒忠貞

原武之意在於報主不幸年四十而疾化故甫比之顏回賈誼謂年

少而飛旄出江漢

崔岳賦飛旄翩翩以啓路

孤舟轉荆衡

武卒于蜀以旄歸于楚

也虜為馬融笛

昔馬融好吹笛迨死有客弔之詎靈橫笛

悵望龍驤塋

晉征吳童謠曰

阿童復阿童衡刀飛渡江不畏岸上虜但畏水中龍阿童王濬小字也武帝因以謠言拜濬為龍驤將軍大康六年濬卒葬相山大營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栢茂盛 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 武鎮蜀嘗辟用為參謀故也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立為皇太子以

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懇讓儲位封為寧王薨諡曰讓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璡璡歷太僕卿天寶初加特進唐植萱錄杜工部詩骨氣高峭如奕鷲摩天駿馬地如八哀李司徒詩曰司徒天寶未全收晉陽甲獲寇攻

吾城秋意不愜王司空詩曰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
 翻追隨燕薊兒穎脫物不隔嚴鄭公曰鄭公瑚璉器華
 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時已聞老成人謂工部擬觀太
 子幣中八篇可抗衡齊軌工部奮然曰公知其一旦吾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
 太宗色映塞外春鄰敢有此否耶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

魏志邯鄲淳見曹植才辯滂對其所知數植之才謂之天人也陳矯

見曹仁歎曰將軍真天人也東觀漢記光武過鄧禹營勞勉吏士眾皆竊言劉公真天人也唐書璉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帝愛之虬

鬚似太宗

酉陽雜俎太宗虬鬚嘗戲張弓挂之

色映塞外春

塞外一作塞夜謂容貌和雅也

往

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群臣

宗

以璉之父讓位于已故眷遇之恩異於諸王出入宮禁不以時也

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

史記三王世家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漢中山靖王傳諸侯王身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為盤石宗齊南王康

傳何敞上疏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淮南說山訓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

從容退朝後

退或作聽

或在風雷晨

雷或作雪謂天子威勇將田獵也南臯羯鼓錄明皇以璉聰晤敏慧妙達音樂每隨遊幸頃刻不捨

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

司馬相如諫獵書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

存之地犯屬車之羽旗動若一萬馬蕭駢駢駢駢疎臻切馬細多貌詩駢駢征

夫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謂從天子獵苑中命獲來射鴈也箭出飛鞚

內上又回翠麟又或作入翠麟馬名也謂天子獵罷南回騎也翻然紫塞翻謂鴈也

豹古今注素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下拂明月輪謂鴈翻落而拂弓也或謂胡德賊車駕明月之

輪胡人雖獲多楊雄長楊賦上將大誇胡人以禽獸令胡人以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天

笑不為新謂射中鴈而天子為之喜笑也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謂天子賞

賜不賞也袖中諫獵書扣馬言上疏諫袖其書以諫其獵也昔武帝嘗射熊豕逐野獸司馬相如上疏諫

竟無銜繫虞虞巨月切衛縶之變顏師古曰縶謂車之鈎心也聖聰矧多仁聰一作慈官

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天子納其諫而罷獵故有司免供給之費物皆得遂其性也匪

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皆進諫之效也晚年務置醴門引申

白賓此謂瓊好延賓客門下多貴士也瓊嘗與賀知章褚庭誨梁陟等善為詩酒之交前漢楚元王交傳好書多材藝少時嘗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四 七五七

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淳丘伯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顏師古曰醴甘酒也按集壯遊詩有曰許與必詞伯賞遊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羣公會軒裳蓋天寶間所以推轂奏賦明光殿也

道大容無能求懷侍芳茵能 甫謙辭也謂已无才能得侍王芳茵而為王之所容也家語道大不容說文茵重席也

好學尚貞列義形必霑巾謂義形於色也 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孔融表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川廣不可泝與蘇故切逆流而上也甫言自別之後流落於蜀與王隔絕欲泝流而上見王則川廣不可泝也

墓久孤兔隣傷王之不復見張孟陽七哀詩北邙何曩曩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孤兔窟其中燕

宛彼漢中郡郡魯作王璉弟漢中王瑀早有才望偉儀冠世天寶十五載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

文雅見天倫何以慰我悲泛舟俱遠津謂瑀為人也中王

温温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謂温温風味甫少年已於荆楚也

舊遊易磨滅遊一作易 衰謝增酸辛謂温温風味甫少年已於荆楚也

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

唐文苑傳邕廣陵江都人父善嘗注文選六十卷行於時邕少知名邕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見秘書嶠曰秘閣万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伏了辨如響嶠驚歎曰子且名家長安初李嶠張廷珪並薦邕辭高行直堪為謙諱官帝封泰山還見帝休州詔賦詞賦帝悅拜刺史上計京師中人臨問索所為文章以進公蚤有名義爰士久片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環異至丹陌聚觀後生內謁門巷填溢邕為陳楚淄滑州刺史又為汲郡北海太守

長嘯宇宙間

長嘯謂數嘯之長尸子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高才日陵替

也如山陵之漸替謂才高者不容於世也

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

存詞林有根抵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

謂名文善與筆力相副也

風流散金石

言碑頌銘誌之文散刻于金石也

追琢山嶽

追琢玉也言其為玉也言其為

文得山嶽爽銳之氣也

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門碑

版照四裔名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

四裔謂四方之遠也

黜賤于外遠方之人多造其門而求之餽以金帛然為文得春秋凡例之體為多矣杜預序左氏傳發凡以言例

蕭蕭白

楊路

崔豹古今注白楊葉圓廣志白楊一名高飛木葉大於柳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言

言墳墓之路植以白楊蔽而幽皆得也

龍宮塔廟湧

湧下作湧

浩

劫浮雲衛

浩劫謂無窮不朽之功也言龍宮之塔廟得邑之文亘歷浩劫而浮雲護備之也按南史阿育王佛滅度後一

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梵言塔也華言廟也釋氏要覽梵言塔婆唐言高顯今俗稱為塔梵言蘇倫婆唐言宝塔梵言卒堵波唐言寶塔

言碑圖唐言聚相西域記建塔者謂之立表皆有等級若初果一級二果二級三果三級四果四級表超三界也故佛塔十二級表超十

二因緣也度人經唯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統乘玄都妙法蓮華經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後尺未為一塵一塵為一劫王簡栖頭

陀寺碑功濟塵劫廣異記丁約謂韋子威曰郎君終當棄俗尚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夢謂此

言無窮不朽之功也或以塔之級為劫謬矣按集有玉臺觀詩曰浩劫因王造又撒麓二寺行曰塔劫宮牆壯麗敵是也

宗儒

俎豆事

謂邑或為亭校廟宇之記或叙禮儀也

故吏去思計

謂邑或述監司守令替罷德政之碑也

眇眇已皆虛

眇弥殄切眇力代切謂凡來請謁求其為文者邑皆虛已以致敬也

跋涉曾不泥

謂不憚其跋

謂邑文之光耀已自涉之勞也

向來映當時

謂邑文之光耀已自

非止勸獎

豐屋珊瑚鈎

豐屋大屋也珊瑚鈎乃屋中之簾鈎也

麒麟織成罽

屬居例切也謂紫駟隨劍几既賂邑以紫駟之馬義取無

虛歲此言富貴之家皆以玉劍餽邑求其為文邑受之皆合於義

受鉅方計分宅脫駢間吳志周瑜與孫策獨相友善瑜推道南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感激懷未濟邑雖以文受人之

養親舊常感激古人分宅脫眾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藏

作贓在眾人則歸其能賙給在邑獨步四十年邑知名長安死

獨可謂風聽九臯唳謂邑聲文書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邑獻詞

嗚呼江夏姿以邑比黃香也後漢黃香江夏人博學竟掩宣

尼袂言邑之道窮也昔孔子獲麟反袂拭面稱吾道窮昔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

否臧大常議武后臨朝張昌宗與易之擅權面折二張勢

則天初不應邑進言諫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早霽邑面折二張排蕩上心為之霽

天忠貞負冤恨冤晉作怨以邕忠貞為人所陷也宮闕深旒綴放逐早

聯翩低垂困炎厲此言天子深居九重不知省察放逐南州無由伸也按邕始與張柬之善貶雷州明皇

初又貶崖州召還為姚崇所嫉貶汴州召為陳州明皇東封回邕謂見於沐獻詞賦稱百類自矜自三當居相位又素輕張說為說所

惡發陳州因事抵死會赦免貶欽州後於嶺南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轉括清淄三州刺史日邪鵬鳥入邕

比賈誼之忌鵬也誼賦竟斷蒼梧帝以邕悼舜帝之南巡也蒼梧今梧州禮記舜葬于蒼

梧之野真諸帝舜服十轉紫華可以長生榮枯走不暇榮一作與天地傾猶葬於蒼梧之野蓋尸解也

東枯磨銳承命星駕無安統詩星言夙駕李斯傳吾未知所統駕索隱曰統駕猶解駕言休息也

幾分漢庭竹幾讀上声謂邕屢為刺史也漢制以竹使符分給郡守漢書音義曰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

書第一至第五與郡守為符各分其半左留京師右以與之也夙擁文侯筆筆祥歲切謂邕在郡迎賓客如魏文

侯也昔鄒衍如魏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筆帝也謂為之掃地以衣擁篲而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敬也終悲

洛陽獄以邕之死於獄比蔡邕也後漢蔡邕傳靈帝嘗詔邕下洛陽獄劾以仇怨遂死獄中按天室中柳勳有罪下獄李邕

嘗讀勳馬一匹故吉温惡邕持正令勳引邕嘗以國之休咎相語陰行賂得竟杖死北海郡事近小臣斃小臣

指吉温斃或作蔽非以篇末復押
蔽字左氏傳國語與小臣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啾

啾也
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
按集甫有嘗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有詩唱和是也北

海拍也
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
朝陰謂日影也**論文到崔蘇**

崔信明蘇源明皆以文章擅名也
拍盡流水逝
謂感舊也**近伏盈川雄**
盈川謂楊炯也

唐文苑傳炯嘗為盈川令張說曰揚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照隣亦不減王勃
未甘特進麗

特進謂李嶠也張說又曰李嶠文如良金玉
是非張相國
相國謂張燕公說也**相扼一危**

脆
謂說以相國勢力所能勝也特也身危脆易於一扼耳按邕素輕說說與相惡會稽人告邕贖貧枉法下獄貶遵化尉**爭名**

古豈然
魏文帝典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鍵捷欵不閉**
鍵巨典切鑰壯也捷疾業切急也或作捷

其賦切門限也文苑英華鍵捷依閑鍵欵許勿切疾貌邕與說皆以文顯互相爭名邕竟為說抵隙故謂邕為閑鍵則捷急而忽然不閉

所以召禍也老子二十七章善閉无闕捷而不可開
例及吾家詩
邕與甫比肩以詩自負如此言例則

也例或又作倒謂曠懷掃氛翳
謂剔去其蒙昧也或謂氣翳言見吾詩而絕倒也**咨嗟玉山桂**
喻邕作詩之美也晉郗詵對武

屏翳也
慷慨嗣真作
甫有和李大夫詩**咨嗟玉山桂**

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鍾律儼高懸喻邕詩之有法度也鯨鯢噴

迢遰喻邕詩之雄健也坡陁青州血坡陁高聚貌或曰不平也謂杖死於青州也蕪沒

汶陽瘞瘞於蜀切埋也汶陽魯地謂藁葬於魯也哀贈竟蕭條贈或作挽恩波延揭

厲謂代宗時國恩例得贈秘書監不問淺深也左氏傳公二十三年傳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爾雅釋水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

以衣涉水為厲絲滕以下為揭子孫存如綫傷邕子孫微而欲絕也舊

客舟凝滯舊客者南自數其飄泊荆楚未能東扁君臣尚論

兵將帥接燕薊即詠六公篇六公者元自注云相音範敬暉張柬之袁恕已洎狄相也

六公篇詩載邕本傳暮來豁蒙蔽南數時之多難用兵於燕薊之地當復加邕者慷慨有所陳說故甫詠邕所作

六詩以解憂國之情也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源明京兆武功人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

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為官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詔後以秘書少監卒

武功少也孤徒步寓徐充注題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

典謂三墳五典也時下萊蕪郭泰山郡也忍飢浮雲嘯嘯語負米晚

為身每食臉必泣昔子路負米百里之外以事親源明養不及親負米自為而已故每食必泣也夜

字照藝新晉中興書范汪家貧好孝然新寫書又文士傳侯瑾字子瑜家貧備賃暮輒然柴薪以讀書獨處一室如對賓

客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願一作顯謂

志報父母劬勞也學蔚醇儒姿昔董仲舒為漢醇儒故以比源明也文包舊史善源

人源明嘗隱于嵩山天寶中辭幽人落一歸來潛京輦幽人乃

歸京闕登進士策更試集賢院也射策君東堂魯作射君東堂策額師古

漢書音義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

科列而置之不許章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得而釋之以知優劣也又

唐撫言射策者謂列策於几案貢人以矢投之隨所中而對之則明以策問授其人而觀其臧否也宗匠集精選

制可題未乾一作制題墨未乾蔡邕獨斷漢制天子之書有四書某官如故事是為詔書羣臣有奏請尚書令奏下之有制詔天子

奏如書亦曰詔書四曰戒敕自魏晉以後皆乙科已大闡一作因循以冊書詔敕總名曰詔唐因循不改也

已大文章日自負吏掾亦累踐吏緣言以經術緣飾吏事源明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論

德出為東平太守又為國子司業也吏緣一作吏祿晉作祿吏晨趨閭闔內閭闔謂天子之門也足踏

宿昔跣研古典切跣也言其由貧賤中來足拍約中斷傷也一麾

出守還謂出為東平太守召為國子司業延年贈阮始平詩辱

而武帝不用其後一齊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托不

遂誤以守郡黃屋朔風卷卷與捲同黃屋天子之車蓋也調不為建麾也

暇陪八駿昔周穆王嘗乘八駿之馬以出遊幸王子年拾遺記東海有島名龍駒川穆王養八駿處有草名龍藟八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二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超

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留光一形寸影七名騰霧乘

雲而奔八名挾翼身虜庭悲所遣謂源明時不及富從為賊所繫繫于虜庭每悲恨以遣懷

有肉翅餘見前注爾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

轉石或作不源明曾賊其二秋夏憤石可轉而吾心不轉焉肅宗

復社稷得無逆順辨南宗復兩京辨其逆順諸為署官者皆伏誅故下句比之范曄李斯也

曄顧其兒沈約宋書范曄為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事坐謀反誅臨刑醉其子霽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曄曄問曰

汝瞋我耶霽曰今日何緣李斯憶黃大李斯傳斯具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

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秘書茂松色色一作意諸為署皆

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再宦祠壇再再宦祠壇再宦祠壇再宦祠壇

其節復知制誥如松栢經歲寒再宦祠壇再再宦祠壇再宦祠壇

而色不凋也後卒於祕書少監再宦祠壇再再宦祠壇再宦祠壇

卷文枕籍皆禁鬱禁鬱禁鬱禁鬱禁鬱禁鬱禁鬱禁鬱禁鬱

呼為禁鬱禁鬱禁鬱禁鬱禁鬱禁鬱禁鬱禁鬱禁鬱禁鬱

張本末淺未一作未謂源明之文波瀾浩澗如青燄芙蓉劍

謂其能斷决也吳越王允常取純鉤劍示薛燭犀兕豈獨刺刺

人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況如芙蓉始生於湖犀兕豈獨刺犀兕犀兕

充切截也爾雅釋獸犀似豕兕似牛王褒聖主得反為後輩反為後輩

賢臣頌巧冶鑄干將之樸水斷蛟龍陸刺犀兕反為後輩反為後輩

予實苦懷緬煌煌齊房芝昔漢武帝嘗大貝桐事絕萬手

拳拳九輦切取也謂常時佐為浮祠拍望拳取房芝者拳一手也南事絕萬手

宗時宰相王頓以祈禱進勸上具祠禱事禁中稍崇淫祀源明數

進時政得失 垂之俟來者正始貞勸勉源明所書將以垂後世法乃正始之道也

不惡懸黃金惡一作要謂其言安媚則黃金可惡胡為投乳

贖乳一作亂贖音歐又音鈿乳虎也謂其言切直犯上之惡不贖若投飢贖言以方士而餓虎且所以危之也詩投稗對虎不贖

釋獸贖有力郭璞注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猛惡交獸子載輿易銘曰爰有獷獸厥形似犬飢則馴服飽則反眼出于西海名之

日 賦 結交三十載注彦昇哭范雲僕射詩結懽三十載生死一交情吾與誰遊衍榮

陽復冥冥冥或作漠榮陽指鄭履也罪罟以橫胃橫戶孟功胃音叻謂履亦遭敗也嗚

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則一作即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

喘謂大盜之餘國用困乏士大夫尚延殘喘也時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源明以方旱飢陳十不可以諫遂罷東幸戰

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高里餒甫自

傷抱疾雲安不得泝沔以歸而弔酌源明也崔豹古今注燕露高里並哀哉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言人命如蓬上

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竟竟歸于蒿里故有二章其一曰蓬上朝露何妨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收

飲精氣元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以踟躕至孝武時分二章寫一曲蓬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燕人使挽柩者歌之世

呼為
挽歌

故著作郎賤公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賈鄭州發陽人集撰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藁者告虔私傳讓國史虔倉皇焚之坐謫十年初坐謫還京師上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李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偽授賈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草達靈武賊平免死賤台州司戶參軍虔至台州數年卒

鷄鵠至魯門不識鐘鼓響

莊子至樂篇昔者海鳥止於魯郊管侯御而觴之于朝奏九韶以為

樂具太年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愁不敢食一肉不敢飲一盃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翠望赤霄

孔翠謂孔雀翡翠也文選鸞鶴賦彼鸞鷟鷟孔翠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托絕垠之外翰羽足以冲天甯趾

足以自衛然皆負縉纓繳羽毛入貢何者用於人者然也

愁思雕籠養

思或作入虔者酒放誕不樂檢束帝更置

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訴宰相何異鸞鷟鷟非鐘鼓所能樂之養孔翠非雕籠所能拘之也

滎陽冠衆儒

早聞名公賞

甫自注曰在若公在疾蘇許公類位尊望重素未相識早爰才名躬自哀問結忘年之契遠近嘉之

故云地崇士大夫况乃氣精爽天然生知姿後漢栢榮傳陛下躬天然

之姿學立游夏上謂度之季過乎子游子夏也昔神農或闕

漏或一作極度自著書外又撰胡本草七卷黃石愧師長張良

石公為師今詩言愧者愧其不敢為度之師也前漢張良傳良遊下

邠有父老出書一編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我濟

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曰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流拍諸掌謂其善論兵也論語其貫穿無遺恨會最何技

瘡奮為外切藪粗外切小貌甫自注曰公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

夢弼按封演見聞記度著書名曰奮粹取爾雅叙奮粹舊說也瘡以

兩切字或作瘡技瘡或又作技瘡文選射雉賦徒心煩而技瘡季善

注曰有技藝欲逞也本又作技瘡謂度於藥石兵書占考圖畫无不

掩貫其視神農黃石之書何異技瘡乎技言不得其根瘡言攻乎其

外也圭臬星經奧臬魚列切字與臬同謂其善地理天文也圭

狹也周礼冬官考工記匠人建国水地以縣置縣以縣臬以景為規

識日出之景考日入之景書烝夜考以正朝夕鄭玄注於四角立植

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

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臬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文選景福殿賦制五

細而不協於規景亦无
微而或違於水泉是也
蟲篆丹青廣謂其善書畫也度本傳度善圖山水嘗苦无紙於是

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識書歲久殆遍嘗
自寫其詩并畫以獻玄宗大書其尾曰鄭度三絕
謂度之孝過乎楊雄之博極无所不通也前漢
楊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學傳覽无所不見

方朔諧太枉諧
作諧謂度之言異乎東方之技諧太涉乎邪也前漢東方朔傳朔字
曼倩上書指意放蕩辭數萬言又刘向列仙傳朔上書拜為郎棄而

避亂置情官舍風飄而去後見會
稽賣菜五湖知者疑其歲星精也
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

美度之善書得兩鍾之躰也兩鍾謂鍾繇鍾會也繇字元常魏人善
隸書并行草表昂云鍾書有十二意鍾會字士季繇之子也亦善書

羊頰云會書筋骨緊密頗有父風書苑曰度善草
隸呂總續書評曰度書如風逼雲收霞催月上

大字猶在榜昔獻書圖畫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
謂度所畫之圖也

宣鶴誤一響宣一作寡一作宮張協詩寡鶴空悲鳴三絕自御題

四方尤所仰嗜酒益踈放並見前注彈琴視天壤形骸實

土木謂皆枯槁也親近唯几杖未嘗寄官曹言不寓意於官職也寄魯氏刊

作突兀倚書幌世說刘真長自庾敷雖言不倚暗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晚就芸閣香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四 七七

謂選著依佐郎也魚養云芸香
辟紙魚蟲故藏書臺稱芸臺
胡塵昏塊莽塊莽廣兒反覆歸聖

朝點染無滌盪胡塵謂祿山反也
靈武故詩言无一點
老蒙台州椽之泛浙江梁度免死

州司戶 履穿四明雪言度之官艱苦
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其履行雪中
無下足跡踐地孫綽天台賦登陸則有四明天台

言度之官飢困拾橡而食也
居賦越檣溪之紫紆天台賦濟檣溪而直上後漢李恂傳拾橡食以

資空聞紫芝歌謂度不能避祿山之亂而陷賊
莫高山深谷遠躑躅
唯紫芝可以療飢
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

也 秋色餘颺颺謂荒僻也
天長眺東南台州東南
別離慘至今斑

白徒懷曩曩昔也
春深泰山秀秦一
葉墜清渭朗劇談王

侯門野稅林下鞅鞅於兩切馬頸
歸鞅謝眺詩行矣催路長无由稅飯鞅

操

操

操

操

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踈闊平昔濫吹獎此五聯謂甫追

憶昔時與屢聚會于關中春和秋涼之日或劇談或稅輿操紙賦詩把酒酣飲交遊於詞翰之場而今竟踈遠間闊故傷之又憶度之平昔濫有推

獎於我也百年見存沒謂百年交情見於存沒之際也牢落吾安放謂度之卒也檀弓篇

孔子將死子貢曰泰山其頽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放晉阮咸傳咸字仲容任達不拘雖處世不

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出處同世網陸機赴洛詩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他日放江

樓含悽迷飄蕩甫自注云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咸共為竹林之遊今甫詩以阮咸按阮籍字嗣宗任情不羈與兄子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九齡父為韶州別駕因家于始興今為曲江人九齡幼聰明善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大嗟賞

之曰此子必能致遠九齡登進士第應拔萃登乙科拜校書郎明皇在東宮奉天下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

對策高第遷左拾遺九齡為相以文雅為上所知右相李林甫惡之引牛僧孺以傾之遂罷明皇雜錄云九齡

自裴耀卿罷免之日自中書至日華門將就班二人鞠躬揖遜李林甫據其中揚揚自得觀者以為一鴟挾兩

兔俄而詔張裴為左右僕射罷知政事林甫視其詔大怒曰獨為左右丞相耶初九齡為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以妾陳休咎九齡坐引非其人左遷荆州大都督府長史自荆州請歸拜墓因遇疾卒上皇在蜀思九齡先覓祿山面有反相乃下詔褒贈司徒乃遣使就韶州致祭九齡有集二十卷傳于世

相國生南紀

南國分野名也唐天文志東循海微達甌閩中是為南紀所以限蠻夷也相國張九齡曲江人曲江隸韶

州正嶺微甌越之地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是也大拉自江漢以南皆謂之南紀

金璞魚留礦

礦與礦同精鍊金也

言已為金而不復留在礦以譬張九齡成器早出而應用不復退縮故云不留礦也圓竟經譬如銷金礦金非銷故有雖復本來金皆以銷成就一成真金駢無復重為礦惠能叙金剛經莫吝者同見礦中

金性以智惠火鎔鍊礦去金存又云得遇金師繫繫鑿山破取鑪身鍊遂成仙鶴下人間九齡家傳九齡初生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

思復與雲路求

謂其矯然有江海高遠之志趣而復思奮飛與前程雲路齊永也

寂寞想土階

未遑等箕穎

想土階謂有致君堯舜之心故未遑逃於箕山穎水也皇甫謐高士傳堯

致天下而讓許由

由為人據義傷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

汚我水由是遁耕於中岳穎水之陽箕山之下也。上聯言九齡為

必書郎為左拾遺為左補闕為中書舍人為集賢院卒士是也前漢

書敘傳王鳳薦班伯宜勸李時上方鄉李鄭寬中張禹朝文入說尚書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顏師古音義金華殿

在未央宮**碣石歲崢嶸**碣石一作碣力**天地日蛙鼃**地一作他**退食吟大庭**庭大

氏上古至洽之國也詩**何心記榛梗**碣石山在東祿山所據之方崢嶸高大貌祿山有叛志嘗自高

大視天地間如蛙鼃然全无忌憚九齡料其有反意屢請于帝故退食之間嘗負致洽之心欲誇大庭氏不以嫌清為念故曰何心記榛梗也

骨驚畏曩哲謂畏其不逮乎前賢傷其名**髮變負人境**謂憂其髮變而

為白愧乎老而无補也謝玄暉詩誰能鬢髮不變**雖蒙換蟬冠**董巴輿服志貂蟬侍中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也**右**

地惡多幸惡女六切慙也下園曰謂罷相拜中書侍郎也趙子標曰謂九齡以左丞相罷在右地慙惡為多幸何者

有李林甫之嫉牛仙客之憾則得此為幸矣或謂右地拍李林甫為右相而必有媿色林甫以罷幸一曰祖九齡為相心常負愧故引牛

仙客共傾陷之九齡由是罷相也**敢忘二踈歸**以踈廣踈受比九齡之賦歸也前漢踈廣傳廣為太子太傅謂兄子

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閔歸老不亦善乎遂上踈乞骸骨上許之公卿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痛迫**

蘇耽井以九齡乞歸養不許以母死解毀不勝哀蘇耽井在郴州神仙傳蘇山翁名耽忽倅母去母曰使我如何有活仙翁

曰明年天下疫疾庭中水簷邊橘**紫綬映暮年**紫綬太守繫印之綬後漢輿服志公

侯將軍紫綬二采紫
白漉紫圭長丈七尺
荆州謝所領
九齡晚年坐薦周子諒非其人左迂荆州
庾公興

不淺
以九齡之坦懷如庾亮也晉庾亮傳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吏商浩之徒乘月臨樓俄而不寤亮至將起避之庾徐曰諸君少

住老子於此囚復不淺便據胡床
黃霸鎮每靜
以九齡之善政如黃霸地前漢循吏

與浩等談詠竟夕其坦率如此
賓客引調同
謝靈運詩異調
諷

傳黃霸字次公獨用寬和為治擢為楊州刺史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
詠在務屏
謂九齡每引賓客同趣調者唱和於百務屏息之際也
詩罷地有餘
一作詩地能有餘

篇終語清省
省審井一
陽發陰管
謂如黃鍾之律也言詩之和而可聽於耳
淑氣

含公鼎新
謂如大羹之和也言其詩之美而可味於口
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

才晉作寸徐陵書未造文章之境空慙讀書之力
散帙起翠螭
九齡有集二十卷荆人刻之碑翠螭即碑頭刻

螭文也廣雅龍无角曰螭
倚薄巫廬並
巫廬二山名謂其才氣能與此二山

詩拙疾相倚薄韓康伯注周易薄謂相附也
綺麗玄暉擁
謂其文之綺麗如謝眺
棧謀

任昉騁
謂其長於棧謀如任昉也昉字彥昇梁人也
自成一家則
一作我則一作

家之法也裴駮序史記勸成一家總其大較
未缺隻字警
謂其文得春秋隻字之嚴讀之者可以警動於人也

杜預序左氏傳春秋以一字為褒貶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雀影
韶州即滄海之南朱雀鳥南方之

宿謂九齡之名與朱鳥之宿影齊高也影形也風俗通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南首而北尾西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謂之朱鳥七宿者也

歸老守故林謂自荆州請歸展墓也戀闕

悄延頸悄一作嘗謂其不忘君猶冀擢用也波濤良史筆謂唐史氏直筆書其傳也或謂九齡之文

有如波濤之翻可充良史之筆也蕪絕大庾嶺惜其沒于大庾嶺之南也大庾嶺在南雄州始興縣本屬贛州按曲

江本集開元四載冬開鑿大庾嶺路九齡作序蘇銑作銘廷擾亂札數頗踈難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後漢徐孺子南州之高士

以制作上請於朝也也陳蕃其重之按曲江本集九齡常為孺子作墓碣其銘曰靈芝无根醴泉无源當時傳誦今用再讀其碑故思整棹以弔之則以慕孺子之高風而不

忘江湖之念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四